

國家圖書館



004650906

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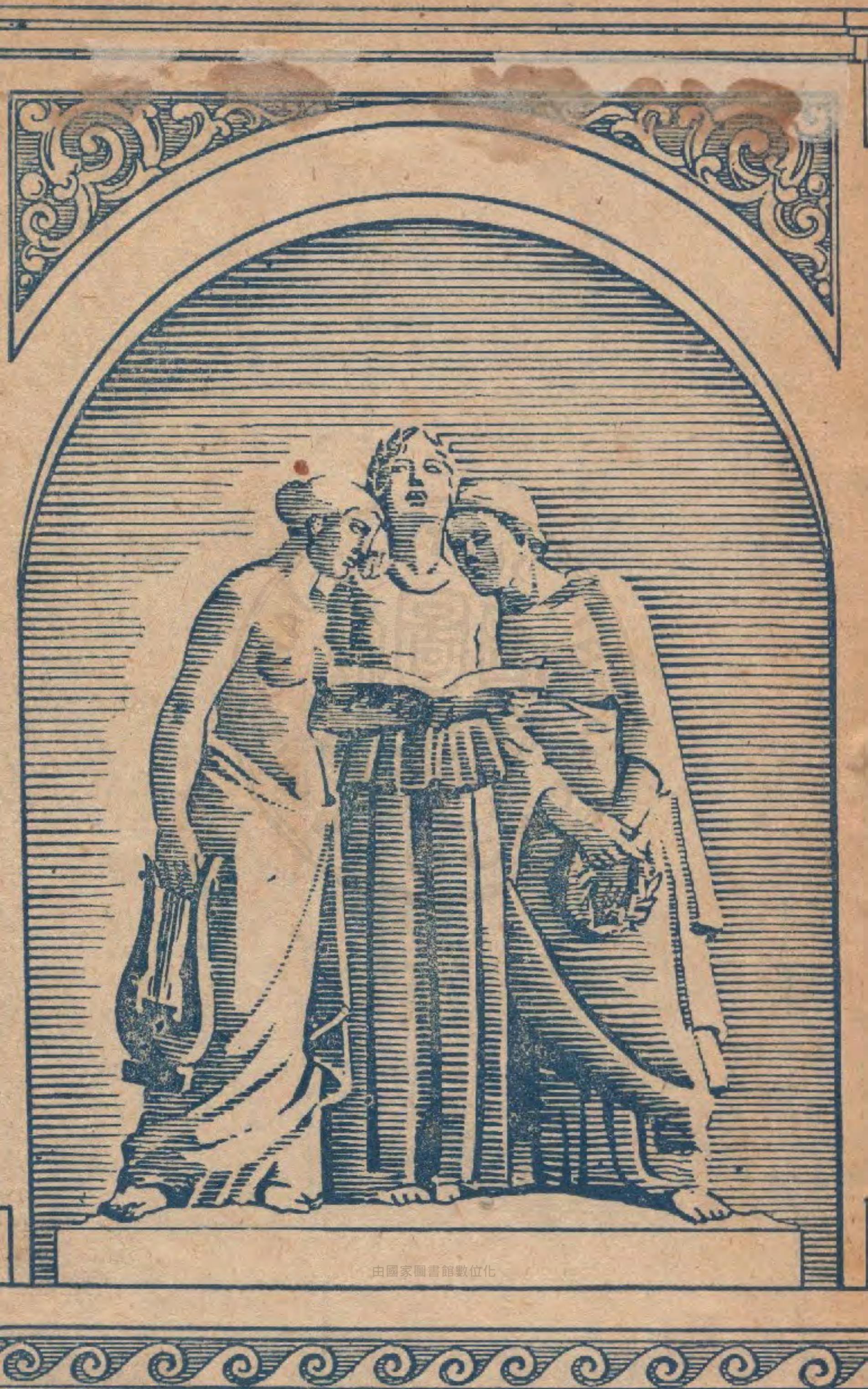
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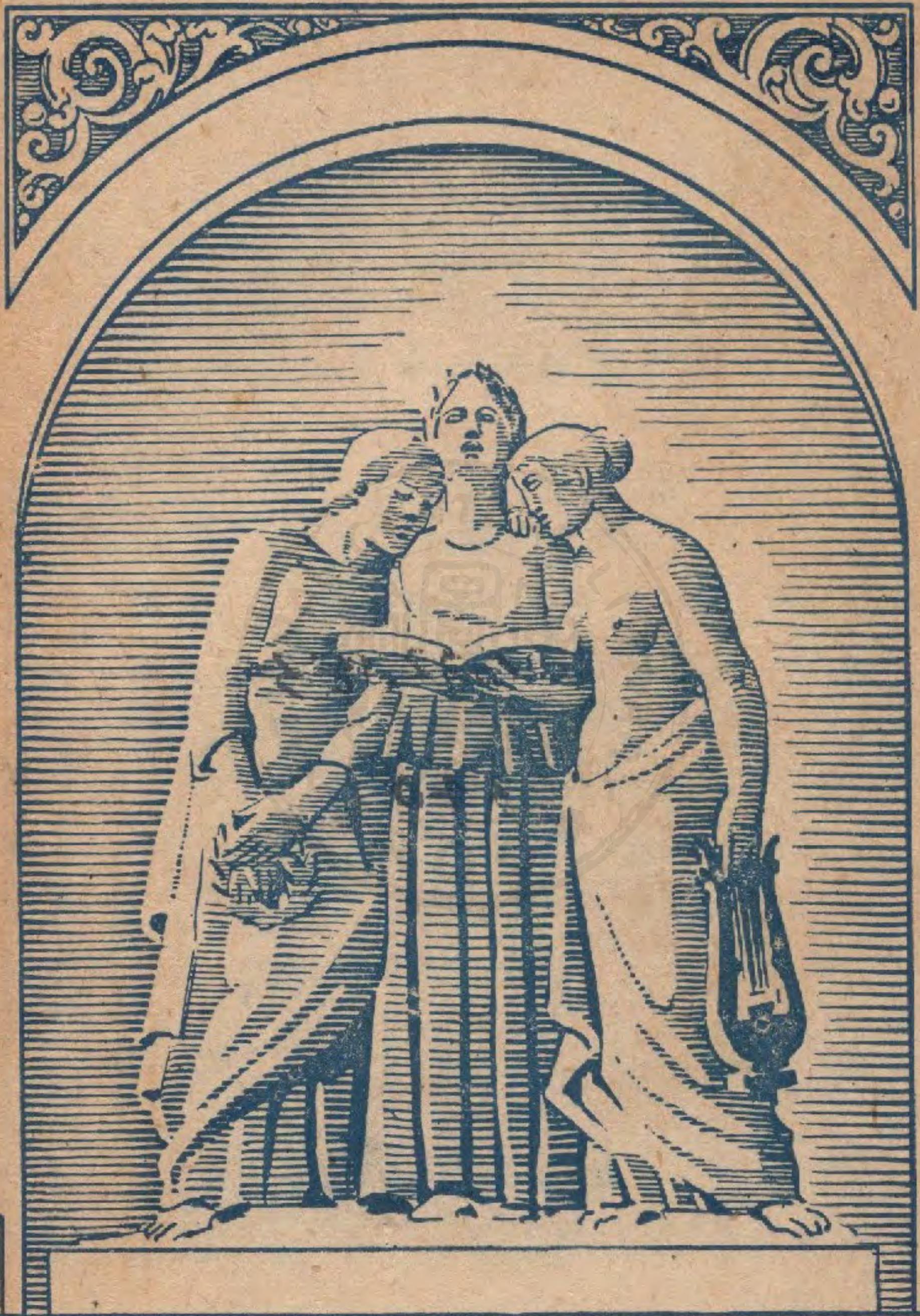
郭沫若著



32
8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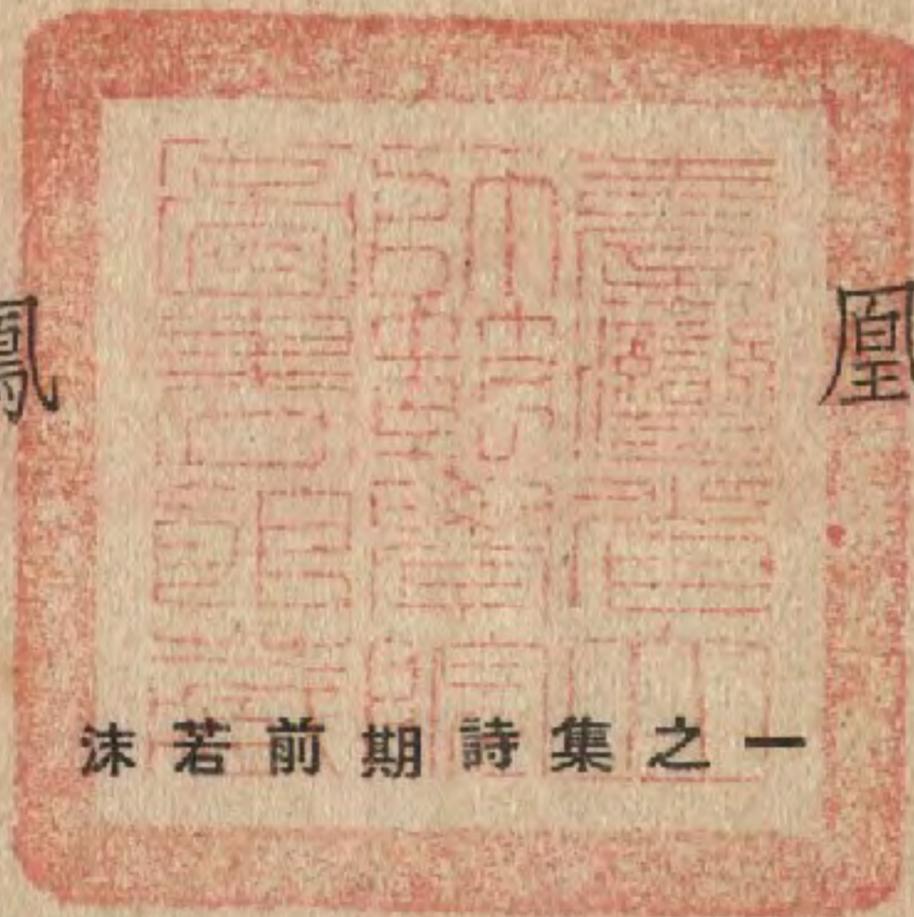




649
439

鳳

凰



沫若前期詩集之一

前期詩集七種：

- 1. 鳳凰涅槃
- 2. 天狗
- 3. 偶像崇拜
- 4. 星空
- 5. 春蠶

6. 彷徨

7. 瓶



社版出益羣

• 1947 •

8232
8
1

25048



序

我大不高興別人稱我是「詩人」，但我卻是喜歡詩。幼年來的教育和生活環境，大概是很有關係的。我的母親在我剛在翻話時便喜歡口授唐詩，教我們唸誦。意思雖然不懂，聲調是可以懂得的。家塾的教育，所讀的也多半是詩。詩三百篇，唐詩三百首，千家詩等，在我六七歲時已經唸得透熟了。唐人司空表聖的「詩品」讀得最早，在五歲發蒙的時候。我頂喜歡它。我要承認，一直到現在，我的關於詩的見解大體上還是受着它的影響的。

我是生在峨眉山下，大渡河邊上的人。我的故鄉，抗戰以來有好些外省的朋友去旅行，都說風景很好。江南的人說不亞於江南，湖南的人說不亞於湖南。究竟是怎麼樣，認真說我並沒有什麼感覺。這原因大約是由於習慣了吧。

(1)

國家圖書館



峨眉山的山上，風景大約是很有趣的，可笑的是我這個生在峨眉山下的人卻不會上過一次峨眉山。峨眉山應該說是一段山脈，它有三個高峯。普通所說的峨眉山是我們鄉下人所說的「大峨山」。我的家是在「二峨山」下邊，就像一堵大屏風一樣，在西方把「大峨」隔斷了。「大峨」就在「二峨」後邊冒出一點頭頂，要用點詩人的筆調的話，可以說：這位大哥哥越過二哥的肩頭在窺伺我們。「三峨」在正南邊，到過嘉定的人，遇着晴朗的時候，就在嘉定城都可以望見它，就像一朵沒有十分開放的菌子一樣冒在遠遠的天際。我說，遠遠，因為我的家離城還有七十五里啦。

山太大了，「天邊樹若薺」用不着先生解，實在感覺得有點可怕。周年四季，無時無刻，都屹立在你眼前，一動也不動。自然它也並不是毫無變換，隨時日的陰晴，隨季節的寒暑，色彩和容態都有顯著的不同，但總覺得是有威可畏。清早起來，白霧罩着，山不見了。隨着太陽的上昇，山頭漸漸顯露，霧到縮小成一條博帶圍繫着山腰，這種情景大約是舊時的山水畫家所最喜歡的，離開故鄉三四十年了，我只在畫中常見。我有一位比我大十五歲的長兄，他在抗戰前一年已經成了故人，年輕時他喜歡畫畫，也喜歡

刻圖章。我記得他有一個圖章是刻着「家在峨眉畫裏」的。他鬧這種玩意時，不用說我才六七歲，我也能領略所謂「峨眉畫」是什麼意思，但我並不怎麼感覺着可以誇耀。山太高，太陽落山得比較早，巍然的陰影便倒來壓着人，在小孩子的心中委實是有森嚴的感覺。古時候視山嶽之大者爲神，就到現在一逢到暑天便有許多人去朝「大峨山」的，大約就是這些感覺所生出來的宗教情緒罷？

螳螂，在我們鄉下也叫着「峨眉山」。它那兩隻大爪一拱起來，我們便以爲它在朝山了。我們小孩子捉着螳螂的時候就唱：「峨眉山，峨眉山，你覆山在那一邊？」就是大人也這樣唱。這自然也就是所謂感情輸入了。

等到螳螂的一代過去了，朝山的人也絕跡了，峨眉山很早便帶上雪帽，在清早的陽光中發着璀璨的光輝。要說是莊嚴吧，比那帶金帽的王或神，似乎更要莊嚴。大雪來了，山有時全部消滅。但這迷藏并不久。等到山骨呈露，雪溝界畫得非常鮮明，山把陰影失掉了。只有這時候，峨眉山真像在笑，我是歡喜它這笑的。

大渡河，認真說也是可怕的一條河。它的水很急，夏天汎濫的時候，水是紅的。它在羣山中開闢道

路，好像時常在衝鋒陷陣，不斷的在怒吼。水道是很迂迴的，八九十里的水程只消兩個鐘頭便可以達到。汎濫時固然可怕，因為它太不講人情，愛任意在河床上打滾，今年才把東岸捲到西岸，不兩年又可把西岸捲回東岸，有些地方是捲得一床零亂的。冬天水落了，漲紅了的面容清秀了，到這時那零亂了的河岸倒增加了別緻。河積中處處都是綠洲。蓋着整齊的寒樹加上農人的小春。

我的家的所在處正是大渡河呈現出一個大彎曲的地方。河從上遊很逼窄的山谷衝破出來，初次達到一個比較寬的天地，砂積被衝破得特別零碎，因而這樣的綠洲也就特別多。江南的朋友能夠說比江南好的，大概是在這樣的時分到了我的故鄉吧？這樣的時分，峨眉山在笑，大渡河在輕歌曼舞。

我的幼年時期便是過渡在這樣的地方。作為地主階級的兒子，在這兒我沒有吃過苦。農夫耕耘，時常唱秧歌，我覺得好聽。撐船的和拉絳的人發出欸乃的聲音，我佩服他們有力氣，冬天不怕冷。牧牛的童子橫騎在水牛背上吹蘆笛，我覺得他們好玩，而水牛可怕。鄉鎮上逢集的時候熱鬧一番，閒天又冷下去，人們除坐茶館，聊閒天之外沒有人生。鎮上也出過一些「棒客」頭子，有時整個鄉鎮甚至被當時的官憲認為

匪窩，但那些「棒客」都是遠出搶劫，不在本鄉五十里內生事的。這是他們之間的義氣。有時附近的炭巢有一二個挖炭工人到鎮上來，那倒是一個驚異。那不見陽光的臉色的蒼白！那被炭煤染透了的渾身的墨黑！這是從另外一個世界裏來的人。但炭巢究竟離鎮尚遠，這種驚異的人是不大常見的。

時代的潮流終竟也浪到這兒來了。在我十二三歲時家塾教育開始變革。十三歲以後便離開故鄉進新式的學校了。這是對時代的變革，然而一直變到五十三歲的現在，整整經過了四十年的歲月，舊時代的皮卻依然沒有十分脫掉。中國是這樣，我自己也是這樣。

我同外國詩接近，嚴格地說是在民國二年出國以後。以前的學校裏也讀過些英文，但那時候教英文讀本的教員是不教詩的，自然教會學堂應該除外。我在民國二年的正月到了日本東京，在那兒不久我首先接近了印度詩人太戈兒的英文詩，那實在是把我迷着了，我在他的詩裏面陶醉過兩三年。因為是志願學醫的原故，日本醫學幾乎純粹是德國傳統，志願者便須得學習德文。因此又接近了海涅的初期的詩。其後又接近了雪萊，再其後是惠特曼。是惠特曼使我在詩的感興上發過一次狂。

當我接近惠特曼的「草葉集」的時候，正是五四

運動發動的那一年，個人的鬱積，民族的鬱積，在這時找出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的方法。我在那時候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將近三四個月的期間，差不多每天都有詩興來襲我。我抓着也就把它們寫在紙上。當時宗白華在主編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他每篇都替我發表，給予了我以很大的鼓勵。因而有我最初的一本詩集「女神」的集成。

但我要坦白地說一句話，自從「女神」以後，我已經不再是「詩人」了。自然，其後我也還出過好幾個詩集，有「星空」，有「瓶」，有「前茅」，有「恢復」，特別像「瓶」，似乎也陶醉過好些人，在我自己是不夠味的。要從技巧的立場來說吧，或許女神以後的東西要高明一些，但像產生「女神」時代的那種火山爆發式的內發情感是沒有了。潮退後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有些人是特別的喜歡，但我始終是感覺着只有在最高潮時候的生命感是最夠味的。

假如說是惠特曼解放了我，那便是歌德又把我軟禁了起來。我在民八的暑間實在不應該翻譯「浮士德」，使我剛解除了鐐銬的心靈，又帶上了新的枷鎖。歌德的詩體在歐洲已經屬於舊的範圍了，而他的「浮士德」，事實上并不如德國人乃至其他的世界批評家所評價的那麼超越，我翻譯它的第一部時已經就感受

看無限的痛苦。特別是那些鬼鬼怪怪的世界，用盡那麼呆的力量去刻畫，使我費了不少的氣力再來轉譯。沒有辦法，我曾經採用了舊詩的形式來，表達它那裏面一大部份的并非詩的世界。詩人美其名曰象徵，我實在昧不過良心，信口地奉獻出一番恭維的話。

舊詩我做得來，新詩我也做得來，但我兩樣都不大肯做：因為我感覺着舊詩是鐐銬，新詩也一樣是鐐銬，假使沒有真誠的力感來突破一切的藩籬。一定要我「做」，我是「做」得出來的。舊詩限到千韻以上，新詩要拉成十萬行，我似乎也可以做得出來。但那樣做出來的成果是「詩」嗎？我深深地懷疑，因而我不願白費力氣。我願打破一切詩的形式寫我自己能夠夠味的東西。

我自己更要坦白地承認，我的詩和對於詩的理解，和一些新詩家與新詩理論家比較起來，顯然是不時髦了；而和一些舊詩翁和詩話老人比較起來，不用說還是「裂冠破裳」的叛逆，因此我實在不大喜歡這個「詩人」的名號。

那嗎我以前寫過的一些東西究竟是詩不是詩呢？廣義的來說吧，我所寫的好些劇本或小說或論述，倒有些確實是詩；而我所寫的一些「詩」卻毫無疑問地包含有分行寫出的散文或韻文。

欺騙對於內行和自己是沒有用處的。

爲什麼還要把不純粹的「詩」集來騙人呢？

這一半不關我的事，一半也因爲要使內行的人知道
我究竟不是「詩人」。

（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





鳳凰涅槃

鳳凰涅槃

「菲尼克司」的科美體

天方國古有神鳥名「菲尼克司」(phoenix)，滿五百歲後，集香木自焚，復從死灰中更生，鮮美異常，不再死。

按此鳥殆即中國所謂鳳凰：雄爲鳳，雌爲凰。孔演圖云：鳳凰火精，生丹穴。廣雅云，鳳鳴曰卽卽：雌鳴曰足足。

序 曲

除夕將近的空中，
飛來飛去的一對鳳凰，
唱着哀哀的歌聲飛去，

銜着枝枝的香木飛來，
飛來在丹穴山上，
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
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
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
山後有陰莽莽的平原，
山上是寒風凜烈的冰天。

天色黃昏了，
香木集高了，
鳳已飛倦了，
鳳已飛倦了，
他們的死期將近了。

鳳啄香木，
一星星的火點迸飛。
鳳扇火星，
一縷縷的香煙上騰。

鳳又啄，
鳳又扇，
山上的香煙瀟散，

山上的火光瀰滿。

夜色已深了，
香木已燃了，
鳳已啄倦了，
凰已扇倦了，
他們的死期已近了！

啊啊！
哀哀的鳳凰！
鳳起舞，低昂！
鳳唱歌，悲壯！
鳳又舞，
凰又唱，
一羣的凡鳥，
自天外飛來觀葬。

鳳 歌

卽卽！卽卽！卽卽！
卽卽！卽卽！卽卽！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鐵！
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
茫茫的宇宙，腥穢如血！

宇宙呀，宇宙，
你爲什麼存在？
你自從那兒來？
你坐在那兒在？
你是個有限大的空球？
你是個無限大的整塊？
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
那擁抱着你的空間
他從那兒來？
你的外邊還有些甚麼存在？
你若是無限大的整塊？
這被你擁抱着的空間
他從那兒來？
你的當中爲甚麼又有生命存在？
你到底還是個有生命的交流？

你到底還是個無生命的機械？

昂頭我問天，

天徒矜高，莫有點兒知識。

低頭我問地，

地已死了，莫有點兒呼吸。

伸頸我問海，

海正揚聲而鳴嗚。

啊啊！

生在這樣個陰穢的世界當中，
便是把金鋼石的寶刀也會生鏽。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詛咒：

你膿血污穢着的屠場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羣鬼叫號着的坟墓呀！

你羣魔跳梁着的地獄呀！

你到底爲甚麼存在？

我們飛向西方，

西方同是一座屠場。

我們飛向東方，

東方同是一座囚牢。
我們飛向南方，
南方同是一座坟墓。
我們飛向北方，
北方同是一座地獄。
我們生在這樣個世界當中，
只好學着海洋哀哭。



鳳歌

足足！足足！足足！
足足！足足！足足！
五百年來的眼淚傾瀉如瀑。
五百年來的眼淚淋漓如燭。
流不盡的眼淚，
洗不淨的污濁，
澆不熄的情炎，
盪不去的羞辱，

我們這飄渺的浮生
到底要向那兒安宿？

啊啊！

我們這飄渺的浮生
好像那大海裏的孤舟。
左也是漶漫，
右也是漶漫，
前不見燈台，
後不見海岸，
帆已破，
檣已斷，
楫已飄流，
舵已腐爛，
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喚，
怒了的海濤還是在海中汜濫。

啊啊！

我們這飄渺的浮生
好像這黑夜裏的酣夢。
前也是睡眠，
後也是睡眠，

來得如飄風，
去得如輕烟。
來如風，
去如烟，
眠在後，
睡在前，
我們只是這睡眠當中的
一剎那的風烟。

啊啊！
有甚麼意思？
有甚麼意思？
癡！癡！癡！
只剩些悲哀，煩惱，寂寥，衰敗，
環繞着我們活動着的死屍，
貫串着我們活動着的死屍。

啊啊！
我們年青時候的新鮮那兒去了？
我們年青時候的甘美那兒去了？
我們年青時候的光華那兒去了？
我們年青時候的歡愛那兒去了？

去了！去了！去了！
一切都已去了，
一切都要去了。
我們也要去了，
你們也要去了，
悲哀呀！煩惱呀！寂寥呀！衰敗呀！

啊啊！
火光熊熊了。
香氣蓬蓬了。
時期已到了。
死期已到了。
身外的一切！
身內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請了！請了！

羣鳥歌

岩 鷹

哈哈，鳳凰！鳳凰！
你們枉爲這禽中的靈長！
你們死了麼？你們死了麼？
從今後該我爲空界的霸王！

孔 雀

哈哈，鳳凰！鳳凰！
你們枉爲這禽中的靈長！
你們死了麼？你們死了麼？
從今後請看我花翎上的威光！

鷓 鴒

哈哈，鳳凰！鳳凰！
你枉爲這禽中的靈長！
你們死了麼？你們死了麼？

哦！是那兒來的鼠肉的馨香？

家 鴿

哈哈，鳳凰！鳳凰！
你們枉爲這禽中的靈長！
你們死了麼？你們死了麼？
從今後請看我們馴良百姓的安慶！

鴿 鴿

哈哈，鳳凰！鳳凰！
你們枉爲這禽中的靈長！
你們死了麼？你們死了麼？
從今後請聽我們雄辯家的主張！

白 鴿

哈哈，鳳凰！鳳凰！
你們枉爲這禽中的靈長！

你們死了麼？你們死了麼？
從今後請看我們高蹈派的徜徉！

鳳凰更生歌

鷄鳴

昕潮漲了，
昕潮漲了，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春潮漲了，
春潮漲了，
死了的宇宙更生了。

生潮漲了，
生潮漲了，
死了的鳳凰更生了。

鳳 凰 和 鳴

我們更生了。

我們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們便是他，他們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鳳。

鳳便是火。

翱翔！翱翔！

歡唱！歡唱！

我們新鮮，我們淨朗，

我們華美，我們芬芳，

一切的一，芬芳。

一的一切，芬芳。

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

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歡唱！歡唱！

我們熱誠，我們摯愛。
我們歡樂，我們和諧。
一切的一，和諧。
一的一切，和諧。
和諧便是你，和諧便是我。
和諧便是他，和諧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歡唱！歡唱！

我們生動，我們自由，
我們雄渾，我們悠久。
一切的一，悠久。

一的一切，悠久。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

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歡唱！歡唱！

我們歡唱，我們翱翔。

我們翱翔，我們歡唱。

一切的一，常在歡唱。

一的一切，常在歡唱。

是你在歡唱？是我在歡唱？

是他在歡唱？是火在歡唱？

歡唱在歡唱！

歡唱在歡唱！

只有歡唱！

只有歡唱！

歡唱！

歡唱！

歡 唱！

(一九二〇，一，二〇初稿)

(一九二八，一，三，改削)







天 狗

我是一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
我把全宇宙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的光，
我是日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 X 光線的光，
我是全宇宙的埃奈義的總量！

我飛奔，我狂叫，我燃燒。
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
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

我如電氣一樣的飛跑！
我飛跑，我飛跑，我飛跑，
我剝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嚼我的血，
我嚼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經上飛跑，
我在我脊髓上飛跑，
我在我腦經上飛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一九二〇年二月初間作）

心 燈

連日不住的狂風，
吹滅了空空的太陽，
吹熄了胸中的燈亮。
炭坑中的炭塊呀，淒涼！

空中的太陽，胸中的燈亮，
同是一座公司的電燈一樣：
太陽萬燭光，我是五燭光，
燭光雖有多少，亮時同時亮。

放學回來我睡在這海岸邊的草場上，
海碧天青，浮雲燦爛，衰草金黃。
是潮裏的聲音？是草裏的聲音？
一聲聲道：快向光明處伸長！

有幾個小巧的紙鳶正在空中飛放，
紙鳶們也好像歡喜太陽：
一個個恐後爭先，爭先恐後，
不斷地努力，飛躍，向上。

更有隻雄壯的飛鷹在我頭上飛航，
他在閃閃翅兒，又在停停槳，
他從光明中飛來，又向光明中飛往，
我想到我心地裏翱翔着的鳳凰。

(一九二〇年二月間初作)

爐 中 煤

——眷念祖國的情緒——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負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負了我的思量。
我爲我心愛的人兒
燃到了這般模樣！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該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該不嫌我黑奴鹵莽？
要我這黑奴的胸中，
纔有火一樣的心腸。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棟樑，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纔得重見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從重見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鄉，
我爲我心愛的人兒
燃到了這般模樣！

（一九二〇年一二月間作）

日出

哦哦，環天都是火雲！
好像是赤的游龍，赤的獅子，
赤的鯨魚，赤的象，赤的犀。
你們可都是亞坡羅的前驅？

哦哦，摩托車前的明燈！
你二十世紀的亞坡羅！
你也改乘了摩托車麼？
我想做個你的司機，你肯雇我麼？

哦哦，光的雄勁！
瑪瑙一樣的晨鳥在我眼前飛紛，
明與暗刀切斷了一樣地分明！
明的是浮雲，暗的也是浮雲，
同是一樣的浮雲，爲甚麼有暗有明？

我守看着那一切的暗雲……

被亞坡羅的雄光驅除罄盡！

我纔知四野的鷄聲別有一段の意味清湛！

（一九二〇年三月間作？）



晨 安

晨安！常動不息的大海呀！
晨安！明迷恍惚的旭光呀！
晨安！詩一樣湧着的白雲呀！
晨安！平勻明直的絲雨呀！詩語呀！
晨安！情熱一樣燃着的海山呀！
晨安！梳人靈魂的晨風呀！
晨風呀！你請把我的聲音傳到四方去罷！

晨安！我年青的祖國呀！
晨安！我新生的同胞呀！
晨安！我浩蕩蕩的南方的揚子江呀！
晨安！我凍結着的北方的黃河呀！
黃河呀！我望你胸中的冰塊早早融化呀！
晨安！萬里長城呀！
啊啊！雪的曠野呀！

啊啊！我所畏敬的俄羅斯呀！

晨安！我所畏敬的Pioneer呀！

晨安！雪的帕米爾呀！

晨安！雪的喜瑪拉雅呀！

晨安！本格爾的泰戈爾翁！（Tagore）呀！

晨安！自然學園裏的學友們呀！

晨安！恆河呀！恆河裏面流瀉着的靈光呀！

晨安！印度洋呀！紅海呀！蘇彝士的運河呀！

晨安！尼羅河畔的金字塔呀！

啊啊！你在一個炸彈上飛行着的鄧南遮呀！

晨安！你坐在萬神祠前面的「沈思者」呀！

晨安！半工半讀團的學友們呀！

晨安！比利時呀！比利時的遺民呀！

晨安！愛爾蘭呀！愛爾蘭的詩人呀！

啊啊！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畔的新大陸呀！

晨安！華盛頓的墓呀！林肯的墓呀！恢鐵莽（Whitman）的墓呀！

啊啊！恢鐵莽呀！恢鐵莽呀！太平洋一樣的恢鐵莽呀！

啊啊！太平洋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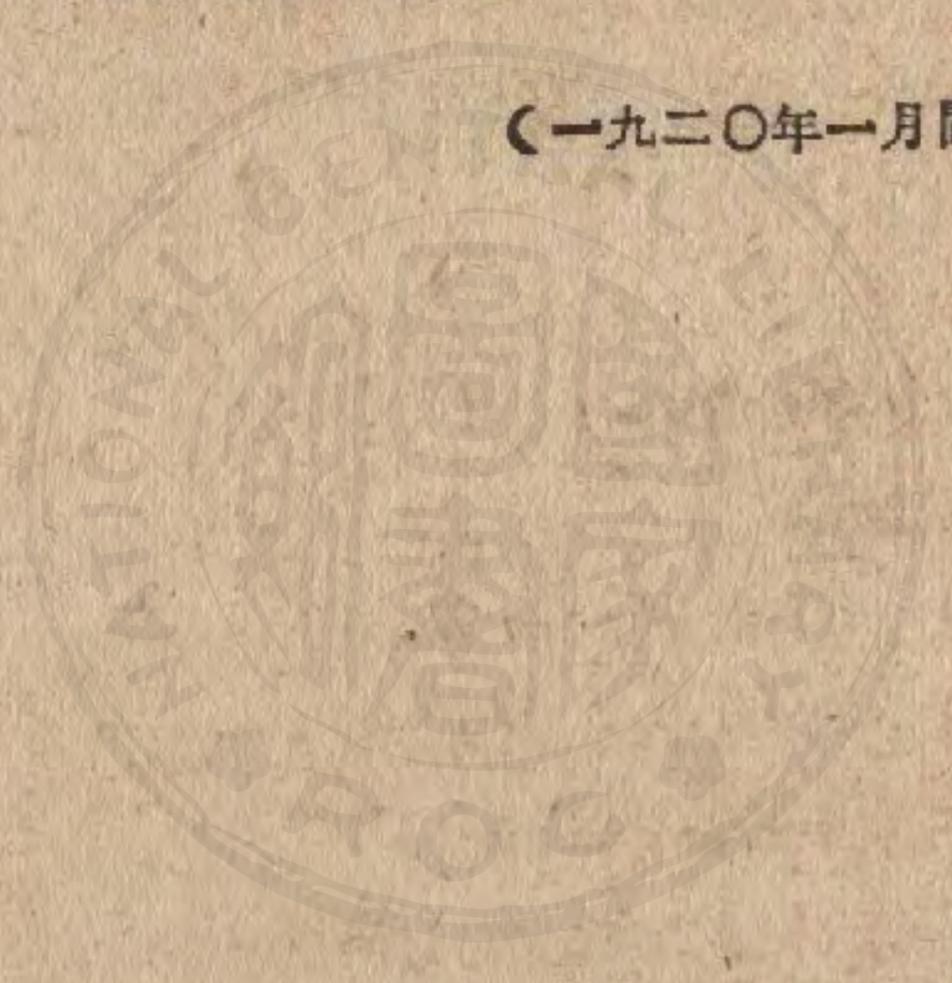
晨安！太平洋呀！太平洋上的諸島呀，太平洋上的扶
桑呀！

扶桑呀！扶桑呀！還在夢裏裹着的扶桑呀！

醒呀！Mesame呀！

快來享受這千載一時的晨安。

（一九二〇年一月間作）



筆立山頭展望

筆立山在日本門司市西。登山
一望，海陸船塵，瞭如指掌。

大都會的脈搏呀！

生的鼓動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噴着在，飛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蒙籠了！

我的心臟呀快要跳出口來了！

哦哦，山岳的波濤，瓦屋的波濤，

湧着在，湧着在，湧着在，湧着在呀！

萬籟共鳴的Symphony，

自然與人生的婚禮呀！

彎彎的海岸好像Cupid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沉沉的海灣，停泊着的輪船，進行着的輪

船，數不盡的輪船，
一枝枝的煙筒都開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紀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嚴母呀！

（一九二〇年六月間作）



地球，我的母親！

地球！我的母親！
天已黎明了，
你把你懷中的兒來搖醒，
我現在正在你背上匍行。

地球！我的母親！
你背負着我在這樂園中逍遙，
你還在那海洋裏面
奏出些音樂來，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過去，現在，未來，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麼樣纔能夠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從今後我不願常在家中居住，
我要常在這開曠的空氣裏面，
對於你，表示我的孝心。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你的孝子，田地裏的農人，
他們是全人類的裸母，
你是時常地愛撫他們。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你的寵子，炭坑裏的工人。
他們是全人類的普羅美修士，
你是時常地懷抱着他們。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的兒孫，
他們自由地，自主地，隨分地，健康地，
享受着他們的賦生。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那一切的蟲物，尤其是蚯蚓——

我只不羨慕那空中的飛鳥：
他們離了你要在空中飛行。

地球！我的母親！
我不願在空中飛行，
我也不願坐車，乘馬，着襪，穿鞋，
我只願赤裸着我的雙腳，永遠和你相親。

地球！我的母親！
你是我實有性的證人，
我不相信你只是個夢幻泡影，
我不相信我只是個妄執無明。

地球！我的母親！
我們都是空桑中生出的伊尹，
我不相信那縹緲的天上，
還有位甚麼父親。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這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你的化身
雷霆是你呼吸的聲威，
雪雨是你血液的飛騰。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那縹緲的天球，是你化妝的明鏡。

那晝間的太陽，夜間的太陰，

只不過是那明鏡中的你自己的虛影。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那天空中一切的星球

只不過是我們生物的眼球的虛影：

我只相信你是實有性的證明。

地球！我的母親！

已往的我，只是個知識未開的嬰孩，

我只知道貪受着你的深恩，

我不知道你的深恩，不知道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從今後我知道你的深恩，

我飲一杯水，縱是天降的甘霖，

我知道那是你的乳，我的生命羹。

地球！我的母親！

我聽着一切的聲音言笑，
我知道那是你的歌，
特爲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眼前一切的浮游生動，
我知道那是你的舞，
特爲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感覺着一切的芬芳采色，
我知道那是你給我的玩品，
特爲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的靈魂便是你的靈魂，
我要強健我的靈魂，
用來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從今後我要報答你的深恩，
我知道你愛我還要勞我，

我要學着你勞動，永久不停！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末作）



雪 朝

——讀Garl le: The Hero as Poet的時候——

雪的波濤！

一個白銀的宇宙！

我全身心好像要化爲了光明流去，

Open-secret ！

樓頭的簷雷……

那可不是我全身的血液？

我全身的血液點滴出有律呂的幽音

同那海濤相和，松濤相和，雪濤相和。

哦哦！大自然的雄渾嘯！

大自然的Symphony嘯！

Hero-Poet 嘯！

Proleta ian-Foet 嚙 i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作)



立在地球邊上放號

無數的白雲正在空中怒湧，

啊啊！好幅壯麗的北冰洋的晴景喲！

無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來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來了的滾滾的洪濤喲！

啊啊！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喲！

啊啊！力喲！力喲！

力的繪畫，力的舞蹈，力的音樂，力的詩歌，力的
律呂喲！

（一九一九年九十月間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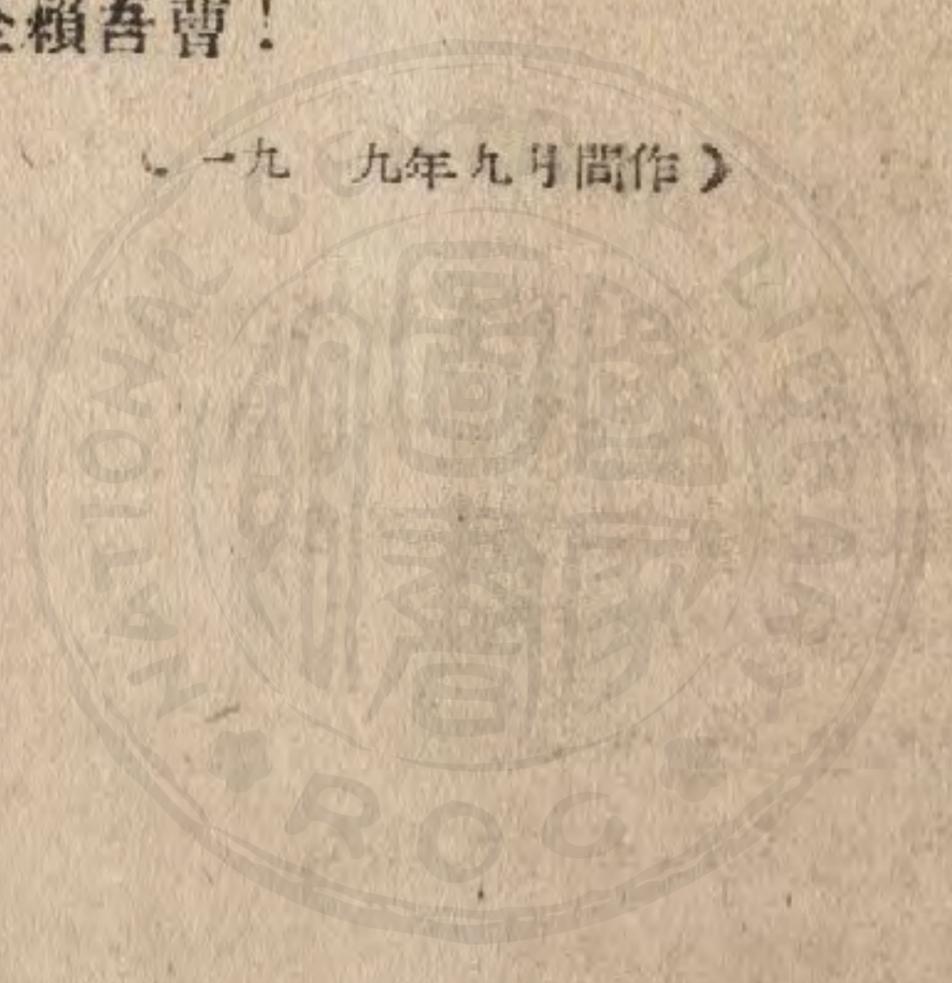
浴 海

太陽當頂了！
無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調！
萬象森羅，一個圓形舞蹈！
我在這舞蹈場中戲弄波濤！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我的心和日火同燒，
我有生以來的塵垢糝糠
早已全盤洗掉！
我如今變了個脫了壳的蟬蟲
正在這烈日光中放聲叫：

太陽的光威
要把這全宇宙來熔化了，
弟兄們！快快！
快也來戲弄波濤！

趁着我們的血浪還在潮，
趁着我們的心火還在燒，
快把那陳腐了的舊皮囊
全盤洗掉！
新社會的創造
全賴吾曹！

（一九二九年九月間作）







電 火 光 中

1. 懷古—Baikal湖畔之蘇子卿

電燈已着了光，
我的心兒却怎這麼幽暗？
我孤獨地在市中徐行，
想到了蘇子卿在貝加爾湖湖畔。
我想像他披着一件白羊裘，
氈巾覆首，氈履，氈裳，
獨立在蒼茫無際的西比利亞荒原當中，
背後有雪潮一樣的羣羊。
我想像他在個孟春的黃昏時分，
待要歸返穹廬，
背景中貝加爾湖上的冰濤，
與天際的白雲波連山豎。
我想像他向着東行，
遙遙地正望南翹首；
眼眸中含蓄着無限的悲哀，
又好像燃着希望一縷。

2. 觀畫—Millet的「牧羊少女」

電燈已着了光，
我的心兒却怎這麼幽暗？
我想像着蘇子卿的鄉思，
我步進了街頭的一家畫館。
我賞玩了一回四林湖畔的日晡，
我又在加里弗尼亞州觀望瀑布——
哦，好一幅理想的畫圖！理想以上的畫圖！
畫中的人！你可不便是胡婦麼胡婦？——
一個野花爛漫的碧綠的大平原，
在我的面前展放
平原中立着一個持杖的女人，
背後也湧着了一羣歸羊。
那怕是蘇武歸國後的風光，
他的棄妻，他的羣羊無恙；
可那牧羊女人的眼中，眼中，
那含蓄的是悲憤？怨望？淒涼？

3. 讚像——Beethoven的肖像

電燈已着了光，
我的心兒却怎這麼幽暗？
我望着那彌雷的畫圖，
我又在 Cosmos Pictures 中尋檢。
聖母，耶蘇的頭，抱破瓶的少女……
在我面前翩舞。
哦，悲多汶！悲多汶！
你解除了我無名的愁苦！
你蓬蓬的亂髮如像奔流的海濤，
你高張的白領如像戴雪的山椒。
你如獅的額，如虎的眼，
你這如像「大宇宙意志」自身的頭腦！
你右手持着鉛筆，左手持着原稿，
你那筆尖頭上正在傾瀉着怒潮。
悲多汶翁，你可在傾聽甚麼？

我好像聽着你的Symphony 了！

(一九一九年年末初稿)

(二八年二月一日修改)



演奏會上

Violin 同 Piano 的結婚，
Mendelssohn 的「仲夏夜的幽夢」都已過了，
一個男性的女青年
獨唱着 Brahms 的「永遠的愛」
她那 Soprano 的高音，
唱得我全身的神經戰慄。
一千多聽衆的靈魂都已合體了，
啊，沉雄的和諧，神祕的淵默，浩蕩的愛海戀！
狂濤似的掌聲把靈魂的合歡驚破了，
啊，靈魂解體的悲哀戀！

(註)

波拉牟 Johannes Brahms (1833 — 897) 與瓦格納 W.R. Wagner (1813 — 1883) 齊名，同爲十九世紀後半德國樂壇之兩大明星，兩人均兼長文藝。波氏生平作曲在百五十品以上，曲品以理奪勝，而偉麗的感情復洋溢於其中，歌詞多取材於傳說與情話，其頌

美 戀愛之悃忱，三昧，可稱古今獨步云。

〔永遠的愛〕——Von ewiger Liebe

門德爾時松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1809 — 1847)

也是德國的音樂名家。其曲品典雅而富詩趣云。

〔仲夏夜的幽夢〕(Mid-Summer Night's Dream) 本諸莎士比亞，其序曲一闕，乃門氏十七歲時（一八二六年八月六日）所作。



夜步十里松原

海已安眠了。

遠望去，只見得白茫茫一片幽光，

聽不出絲毫的濤聲波語。

哦，太空！怎麼那樣地高超，自由，雄渾，清寥！

無數的明星正圓睜着他們的眼兒，

在眺望這美麗的夜景。

十里松原中無數的古松，

都高擎着他們的手兒沉默着在讚美天宇。

他們一枝枝的手兒在空中戰慄，

我的一枝枝的神經纖維在身中戰慄。

我是個偶像崇拜者

我是個偶像崇拜者！

我崇拜太陽，崇拜山嶽，崇拜海洋；

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偉大的江河；

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

我崇拜蘇彝士，巴拿馬，萬里長城，金字塔；

我崇拜創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臟；

我崇拜炸彈，崇拜悲哀，崇拜破壞；

我崇拜偶像破壞者，崇拜我！

我又是個偶像破壞者！

（一九二〇年五六月間作）

新陽關三疊

(一)

我獨自一人，坐在這海岸邊的石樑上，
我要歡送那將要西渡的初夏的太陽。
汪洋的海水在我腳下舞蹈，
高伸出無數的臂腕待把太陽擁抱。
他，太陽，披着件金光燦爛的雲衣，
要去拜訪那西方的同胞兄弟。
他眼光耿耿，不轉睛地，緊覷着我，
你要叫我跟你同路去麼？太陽嚀！

(二)

我獨自一人，坐在這海岸邊的石樑上，
我在歡送那正要西渡的初夏的太陽。
遠遠的海天之交湧起薔薇花色的紫霞，
中有黑如煙，鬍鬚是戰爭的圖畫。
太陽嚀！你便是顆熱烈的榴彈嚀！

我要看你「自我」的爆裂，開出血紅的花朵。
你眼光耿耿，不轉睛地，緊覷着我，
我多想跟你同路去約！太陽約！

(三)

我獨自一人，坐在這海岸邊的石樑上，
我已歡送那已經西渡的初夏的太陽。
我回過頭來，四下地觀望天宇，
西北南東到處都張掛着鮮紅的雲旗。
汪洋的海水全盤都已染紅了！
Bacchus 的神在我面前舞蹈！
你眼光耿耿，可還不轉睛地緊覷着我？
我恨不能跟你同路去約！太陽約！

(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間作)

金 字 塔

其 一

一個，兩個，三個，三個金字塔的尖端
排列在尼羅河畔——是否是尼羅河畔？——
一個高，一個低，一個最低，
塔下的河岸刀截斷了一樣地整齊，
哦，河中流瀉着的漣漪哟！塔後湧着的雲霞哟！
雲霞中隱約地一團白光，恐怕是將要西下的太陽。
太陽游歷了地球東半，又要去遊歷地球西半，
地球上的天工人美怕全盤都已被你看完！
否，否，不然！是地球在自轉，公轉，
就好像一個跳舞着的女郎將就你看。
太陽哟！太陽的象徵哟！金字塔哟！
我恨不能飛隨你去哟！飛向你去哟！

其 二

左右蒼鬱着兩列森林，
中間流瀉着一個反寫的「之」字，
流向那晚霞重疊的金字塔底。
偉大的寂寥喲，死的沉默喲，
我凝視着，傾聽着……
三座金字塔的尖端
好像同時有宏朗的聲音在吐：
創造喲！創造喲！努力創造喲！
人們創造力的權威可與神祇比伍！
不信請看我，看我這雄偉的巨製罷！
便是天上的太陽也在向我低頭呀！
哦哦，淵默的雷聲！我感謝你現身的說教！
我心海中的情濤也已流成了個河流流向你了：
森林中流瀉着的之江可不是我麼？

（一九二〇六七月間作）

勝利的死

——愛爾蘭獨立軍領袖，新芬黨員馬克司威尼，自八月中旬為英政府所逮捕以來，幽囚於剝里克士通監獄中，恥不食英粟者七十有三日，終以一千九百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死於獄——

其 一

Oh! once again to Freedom's course return
The Patriot Tell—the Bruce of Bannockburn!

哦哦！這是張「眼淚之海」的寫真呀！
森嚴陰聳的大廈——可是監獄的門前？可是禮拜堂的外面？

一羣不可數盡的兒童正在跪着祈禱呀！

‘愛爾蘭獨立軍的領袖馬克司威尼，
投在英格蘭，剝里克司通監獄中已經五十餘日了，入
獄以來恥不食英粟；

「愛爾蘭的兒童——跪在大廈前面的兒童——
感謝他愛國的至誠，

正在爲他請求加護，祈禱。」

可敬的馬克司威尼氏呀！
可愛的愛爾蘭的兒童呀！
自由之神終會要加護你們，
因爲你們能自相加護，
因爲你們是自由神的化身故！

(十月十三日)

其二

Hope, for a season, bade the world farewell,
And Freedom shrieked — as Kasc.usko fell!

愛爾蘭的志士！馬克司威尼！

今天是十月二十二日了！（我壁上的日歷永不會引我
如此注意）

你囚在剝里克士通監獄中可還活着在麼？

十月十七日倫敦發來的電信

說你斷食以來已經六十六日了，

然而容態依然良好；

說你十七日的午後還和你的親人對談了須臾；

然而你的神彩比從前更加光輝。

說你身體雖日漸衰頹，

然而今天是十月二十二日了！

愛爾蘭的志士！馬克司威尼呀！

此時此刻的有機物彙當中可還有你的生命存在麼？

十月十七日你的故鄉——可爾克市——發來的電信

說是你的同志新芬黨員之一人，匪持謝樂德，

囚在可爾克市監獄中斷食以來已六十有八日，

終以十七日之黃昏溘然長逝了。

——啊！有史以來罕會有的哀烈的慘死呀！

愛爾蘭的首陽山！愛爾蘭的伯夷，叔齊嚙！

我怕讀得今日以後再來的電信了！

(十月二十二日)

其 三

Oh sacred Truth! thy triumph ceased a while,

And Hope, thy sister, ceased with thee to smile,

十月二十一日倫敦發來的電信又到了！

說是馬克司威尼已經昏死了去三回了！

說是他的妹子向他的友人打了個電報：

望可爾克的市民早爲她的哥哥祈禱、

祈禱他早一刻死亡，少一刻痛傷！

不忍卒讀的傷心人語喲！讀了這句話的人有沒有

不流眼淚的麼？

猛獸一樣的殺人政府呀！你總要在世界史中添出一個

永遠不能磨滅的污點？

冷酷如鐵的英人們呀！你們的血管之中早沒有Byron

Campbell 的血液循環了麼？

你暗淡無光的月輪喲！我希望我們這陰莽莽的地球，

就在這一剎那間，早早同你一樣冰化！

(十月二十四日)

其 四

Truth shall restore the light by Nature given,
And, like Prometheus, bring the fire of Heaven!

汪洋的大海正在唱着悲壯的哀歌，

穹窿無際的青天已經哭紅了他的臉面

遠遠的西方，太陽沉沒了！——

悲壯的死喲！金光燦爛的死喲！凱旋同等的死喲！勝

利的死喲！

兼愛無私的死神！我感謝你呀！你把我敬愛無雙的馬克司威尼早早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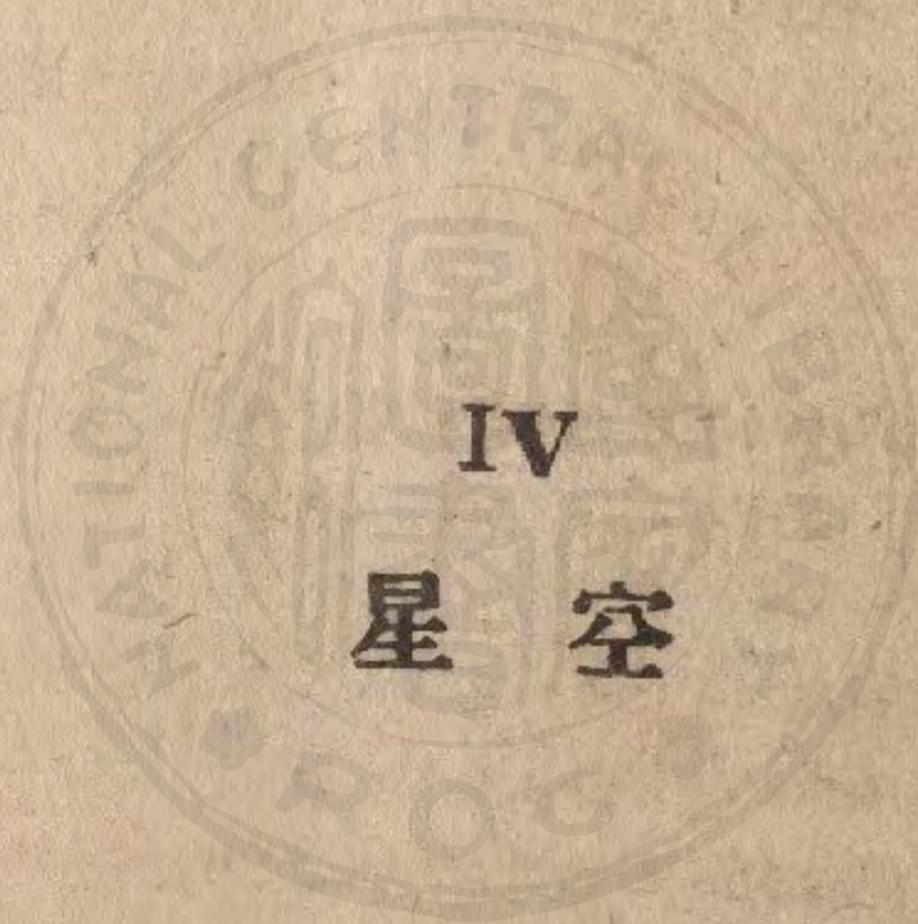
自由的戰士，馬克司威尼，你表示出我們人類意志的權威如此偉大！

我感謝你呀！讚美你呀！「自由」從此不死了！
夜幕閉了後的月輪呀！何等光明呀！……

（十月二十七日）

（書後）

這四節詩是我數日間熱淚的結晶體。各節弁首的詩句都是從康沫Campbell二十二歲時，所作‘哀波蘭’The Downfall of Poland 一詩引出。此詩余以為可與拜倫‘哀希臘’一詩並讀。拜倫助希臘獨立，不得志而病死；康沫亦屢捐納資金以襄助波蘭，兩詩人義俠之氣亦差堪伯仲。如今希臘波蘭均已更生，而拜倫康沫均已逝世；然而西方有第二之波蘭，東方有第二之希臘，我希望拜倫康沫之精神 Once again to Freedom's course return!



登 臨

終久怕下雨罷，
我快登上山去！
山路兒淋漓
把我引到了山半的廟宇，
聽說是梅花的名勝地。

哦，死水一池！
幾匹游鱗
喁喁地向我私語：
「陽春還沒有信來，
梅花還沒有開意」。

廟中的銅馬

還帶着夜來的清露。

馴鴿兒聲聲叫苦。

馴鴿兒！你們也有甚麼苦楚？

口簫兒吹着，

山泉兒流着，

我在山路兒上行着，

我要登上山去。

我快登上山去！

山頂上別有一重天地！

血潮兒沸騰起來，

山路兒登上一半了。

山路兒淋漓

粘脫了我腳上的木履。

泥上留個腳印，

腳上印着黃泥！

腳上的黃泥！

你請還我些兒自由，

讓我登上山去。

我們雖是暫時分手，

我的形骸終久是歸你有。

唉，泥上的腳印！

你好像是我靈魂兒的象徵。

你自陷入泥塗，

你自會受人蹂躪

唉，我的靈魂，

你快登上山頂！

口簫兒吹着，

山泉兒流着，

伐木的聲音丁丁着。

山上的人家早有雞聲鳴着。

這不是個交響樂團麼？

司樂的人！你在那兒藏着？

啊啊！

四山都是白雲，

四面都是山嶺，

山嶺原來登不盡。

前山脚下，有兩個行人，

好像是一男一女，

好像是兄和妹。
男的背着一捆柴
女的抱的是甚麼？
男的在路旁休息着，
女的在兄旁站立着。
哦，好一幅畫不出的畫圖！

山頂兒讓我一人登着，
我又感覺着淒楚，
我的安娜，我的阿和！
你們是在家中麼？
你們是在市中麼？
你們是在念我麼？
終久快要下雨了，
我要歸去。

光 海

無限的大自然
成了一個光海了。
到處都是生命的光波，
到處都是新鮮的情調，
到處都是詩，
到處都是笑：
海也在笑，
山也在笑，
太陽也在笑，
地球也在笑，
我國阿和，我的嫩苗，
同在笑中發笑。

翡翠一樣的青松
笑着在把我們手招。

銀箔一樣的沙原
笑着待把我們擁抱。
我們來了，
你快擁抱！
我們要在你懷兒的當中，
洗個光之澡。

一羣小學的兒童，
正在沙中跳躍：
你撒一把沙，
我還一聲笑；
你又把我推翻，
我反把你揸倒。
我回到十五年前的舊我了。

十五年前的舊我呀，
也還是這麼年少，
我住在青衣江上的嘉州，
我住在至樂山下的高小。
至樂山下的母校呀！
你懷兒中的沙場，我的搖籃，
可還是這麼光耀？

唉！我有個心愛的同窗，
聽說今年死了！

我契己的心友呀！
你蒲柳一樣的風姿，
還在我眼底留連，
你解放了的靈魂，
可也在我身旁歡笑？
你靈肉解體的時分，
念到你海外的知交，
你流了眼淚多少？……

哦，那個玲瓏的石造的燈台，
正在海上光照，
阿和愛我登，
我們登上了。

哦，山在那兒燃燒，
銀在波中舞蹈，
一隻隻的帆船，
好像是在鏡中賽跑，
哦，白雲也在鏡中賽跑。
這不是個呀生命的寫照！

阿和，那兒是青天？
他指着頭上的蒼昊。
阿和，那兒是大地？
他指着海中的洲島。
阿和，那兒是爹爹？
他指着空中的一隻飛鳥。
哦哈，我便是那隻飛鳥！
我便是那隻飛鳥！
我要同白雲比飛，
我要同明帆賽跑。
你看我們那個飛得高？
你看我們那個跑得好？

梅花樹下醉歌

(遊日本太宰府)

梅花！梅花！
我讚美你！我讚美你！
你從你自我當中
吐露出清淡的天香，
開放出窈窕的好花。
花呀！愛呀！
宇宙的精髓呀！
生命的源泉呀！
假使春天沒有花，
人生沒有愛，
到底成了個甚麼的世界？
梅花呀！梅花呀！
我讚美你！
我讚美我自己！
我讚美這自我表現的全宇宙的本體！
還有甚麼你？

還有甚麼我？

還有甚麼古人？

還有甚麼異邦的名所？

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毀破！

破！破！破！

我要把我的聲帶唱破！



創 造 者

海上起着漣漪，
天無一點纖雲，
初昇的旭日，
照入我的詩心。
秋風吹，
吹着庭前的月桂。
枝枝搖曳，
好像在我笑微微。
吹，吹，秋風！
揮，揮，我的筆鋒！
我知道神會到了，
我要努力創造！

我喚起周代的雅伯，
我喚起楚國的騷豪，

我喚起唐世的詩宗，
我喚起元室的詞曹，
作‘吠陀’的印度古詩人嚙！
作‘神曲’的但丁嚙！
作‘失樂園’的米爾頓嚙！
作‘浮士德悲劇’的歌德嚙！
你們知道創造者的孤高，
你們知道創造者的苦惱，
你們知道創造者的狂歡，
你們知道創造者的光耀。
崑崙的積雪，北海的冰濤；
火山之將噴裂，宇宙之將狂飈；
如酣夢，如醉陶，
神在太極之先飄搖。
偉大的羣星嚙！
你們是永不磨滅的太陽，
永遠高照着時間的大海
人文史中除却了你們的光明，
可還有甚麼存在的價值存在？

我幻想着那首出的人神，
我幻想着闢闢天地的盤古。

他是創造的精神，
他是產生的痛苦，
你聽，他聲如豐隆，
你聽，他吁氣成風，
你看，他眼如閃電，
你看，他泣成流瀧，
本體就是他，上帝就是他，
他在無極之先，
他在感官之外，
他從他的自身，
創造個光明的世界。
目成日月，
頭成泰岱。
毛髮成草木，
脂膏成江海，
快哉，快哉，快哉，
無明的渾沌，
突然現出光來。
月桂斃，你在爲誰搖擺？

嬰兒呱呱墜地了，
盆在那兒？

湯在那兒？
淋漓的血液，
染成一片胭脂。
紅的瑪瑙喲！
血的結晶喲！
風在賀歌，鳥在賀歌，
白雲湧來朝賀。
滾滾不盡的雲流喲，
你把清瑩無際的青天流遍了！
產生你的是誰？我早知道。
窗外搖曳着的美人蕉！
你那火一樣的，血一樣的，
生花的彩筆喲，
請借與我草此「創造者」的讚歌，
我要高讚這最初的嬰兒，
我要高讚這開闢鴻荒的大我。

（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

星 空

美哉！美哉！
天體於我，
不曾有今宵歡快！
美哉！美哉！
我今生有此一宵，
人生誠可讚愛！
永恆無際的含抱嚙！
惠愛無涯的目語嚙！
太空中只有閃爍的星和我。

哦，你看嚙！
你看那雙子正中，
五車正中，
W形的 Cassiopeia
橫在天河裏。

天船精屍的 Persius

橫在天灣裏。

半鉤的新月

含着幾分淒涼的情趣。

綽約的 Andromeda,

低低地垂在西方，

乘在那有翼之馬的

Pegasus 背上。

北斗星低在地平，

斗柄，好像可以用手斟飲。

斟飲呀，斟飲呀，斟飲呀，

我要飲盡那天河中流蕩着的酒漿，

拚一個長醉不醒！

花氈一般的 Orion 星

我要去睡在那兒，

叫織女來伴枕，

叫少女來伴枕。

唉，可惜織女不見面呀，

少女也不見面呀。

目光炯炯的大犬，小犬，

監視在天河兩邊，

無怪那牧牛的河鼓，

他也不敢出現。

天上的星辰完全變了！
北斗星高移在空中，
北極星依然不動。
正西的那對含波的俊眼，
可便是雙子星麼？
美哉！美哉！
永恆不易的天球
竟有如許變換！
美哉！美哉！
我醉後一枕黑酣，
天機却永恆在轉！
常動不息的大力霸，
我該得守星待旦。

我迎風向海上飛馳，
人籟無聲，
古代的天才
從星光中顯現；
巴比倫的天才，
埃及的天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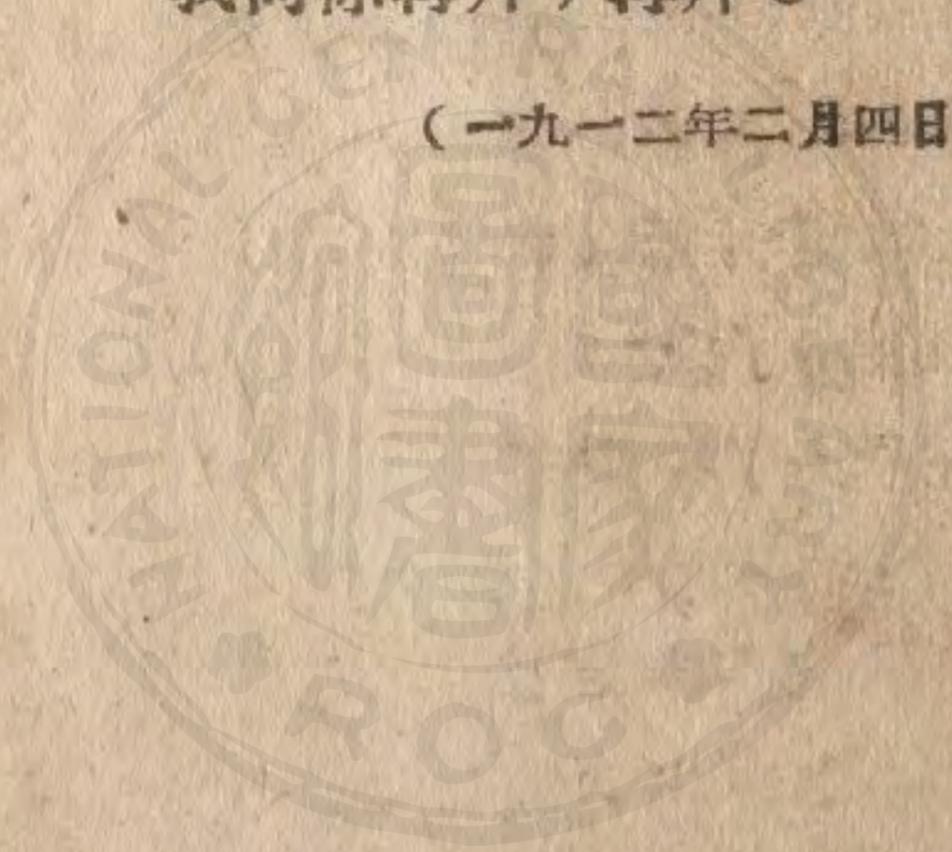
印度的天才，
中州的天才，
星光不滅，
你們的精神
永遠在人類之頭昭在！
淚珠一樣的流星墜了，
已往的中州的天才！
可是你們在空中落淚？
哀哭我們墮落了的子孫，
哀哭我們墮落了的文化，
哀哭我們滔滔青年
莫幾人能知
鄴是參商，那是井鬼？
悲哉！悲哉！
我也禁不住滔滔流淚……

哦，和惠的海風！
浮雲散了，
星光愈見明顯。
東方的獅子
已移到了天南，
光琳琅的少女呀，

我把你誤成了犬犬。
蜿蜒的海蛇，
你橫亘在南東，
毒光熊熊的蝮與狼，
你們怕不怕Apollo的金箭？
哦，Orion星何處去了？
我們想起「綢繆」一詩來了。
那對從昏至旦地
歡會着的愛人哟！
三星在天時，
他們邂逅山中；
三星在隅時，
他們避人幽會；
三星在戶時，
他們猶然私語！
自由優美的古之人，
便是束草刈薪的村女山童，
也知道在恆星的推移中
尋覓出無窮的詩料，
啊，那是多麼可愛哟！
可惜那青春的時代去了！
可惜那自由的時代去了！

我仰望着星光禱告，
禱告那青春時代再來！
我仰望着星光禱告，
禱告那自由時代再來！
雞聲漸漸起了，
初昇的朝雲縹，
我向你再拜，再拜●

（一九一二年二月四日晨）



洪水時代

- I. 我望着那月下的海波，
想到了上古時代的洪水，
想到了一個浪漫的奇觀，
使我的中心如癡如醉。

那時節茫茫的大地之上
匯成了一片汪洋；
只剩下幾朵荒山
好像是海洲一樣。

那時節，魚在山腰遊戲，
樹在水中飄搖，
子遺的人類

全都逃避在山椒。

II. 我看見，塗山之上
徘徊着兩個女郎：
一個抱着初生的嬰兒，
一個扶着抱兒的來往。

她們頭上的散髮：
她們身上的白衣，
同在月下迷離，
同在風中飄舉。

抱兒的，對着皎皎的月輪，
歌唱出清越的高音；
月兒在分外揚輝，
四山都生起了回應。

III. 「等待行人兮不歸，
滔滔洪水兮幾時消退？
不見淨土兮已滿十年，

不見行人兮已滿周歲。

兒生在抱兮兒愛號咷，
不見行人兮我心寂寥。
夜不能寐兮在此徘徊，
行人何處兮今宵？——

唉，消去罷，洪水呀！
歸來罷，我的愛人呀！
你若不肯早歸來，
我願成爲那水底的魚蝦！」

IV. 遠遠有三人的英雄
乘在隻獨木舟上，
他們是椎髻，裸身，
在和激漲着潮流接仗。

伯益在舟前撐篙，
后稷在舟後搖舳，
夏禹手執斧斤，
立在舟之中腰。

他有時在斫伐林樹，
他有時在開鑿山岩。
他們在奮湧着原人的力威
想把地上的狂濤驅回大海！

V. 伯益道：「好悲切的歌聲！
那怕是塗山上的夫人？」
后稷道：「我們搖船去罷，
去安慰她耿耿的憂心！」

夏禹，只把手中的斤斧暫停，
笑說道：「那只是虛無的幻影！
宇宙便是我的住家，
那還有甚麼個私有的家庭。」

我的手要胼到心，
我的脚要胼到頂，
我若不把洪水治平，
我怎奈天下的蒼生？」——

VI. 哦，皎皎的月輪

早被稠雲遮了。
浪漫的幻景
在我眼前閉了。

我坐在岸上的舟中，
思慕着古代的英雄，
他那剛毅的精神
好像是近代的勞工。

你偉大的開拓者嚟，
你永遠是人類的誇耀！
你未來的開拓者嚟，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時代了！

(十年十二月八日作)

(附註)

此詩出典見呂氏春秋，‘夏季紀，音初篇’。篇中有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於塗山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

此外尙書‘咎繇謨’據(今文尙書)有‘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數語。禹父治水九年不成，禹娶後三日而出，迄啓呱呱墮地時當已一年，故上有‘不見淨土兮已滿十年’之語，非係杜撰也。

月下的故鄉

啊啊，大海已近在我眼前了。

我自從離却了我月下的故鄉，那浩淼茫茫的大海，我駕着一隻扁舟，沿着一道小河，逆流而上。

上流的潮水時來沖打我的船頭，我是一直向前，我不會迴過我的舵，我不會停過我的槳。不怕周圍的風波如何險惡，我不會畏縮過，我不會受過他們支配，我是一直向前，我是不會迴過我的舵，不會停過我的槳。

我是想去救渡那潮流兩岸失了水的人們，啊啊，我不知道是幾時，我的舵也不靈，槳也不聽命，上流的潮水，把我這隻扁舟又推送了轉來。

如今大海又近在我眼前了！

我月下的故鄉，那浩淼無邊的大海又近在我眼前了！

我聽見海裏有一種呼聲，那不是海鳥在呼喚，那是宇宙的靈魂在發洩着永恆的哀怨。

月光照着大海，大海泛着波濤，波濤沖擊着的大地，無數億萬年了；

依然還是照着，泛着，沖擊着，這到底爲的是什麼？哀怨是無窮盡的，一直到宇宙終滅的一天，宇宙如果有終滅的一天。

可我回到搖籃裏來了，

生命怕終竟是幸福吧，至少我知道它有這終滅的一天

●
，現在是我休息的時候了，大海，我月下的故鄉！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夜

夜！黑暗的夜！

要你纔是‘德摩克拉西’！

你把這全人類來擁抱：

再也不分甚麼貧富貴賤，

再也不分甚麼美惡賢愚，

你是貧富貴賤美惡賢愚一切亂根苦蒂的大溶爐。

你是解放，自由，平等，安息，一切和胎樂蕊的
大工師。

黑暗的夜！夜！

我真正愛你，

我再也不想離開你。

我恨的是那些外來的光明；

他在這無差別的世界中

硬要生出一些差別起。

（一九一九年閏作）



死

哎！

要得真正的解脫呀，
還是除非死！

死！

我要幾時纔能見你？
你譬比是我的情郎，
我譬比是個年輕的處子。
我心兒很想見你，
我心兒又有些怕你，
我心愛的死！
我到底要幾時纔能見你？

（一九一九年問作）



A. 愛神之什

VENUS

我把你這張愛嘴，
比成着一個酒杯。
喝不盡的葡萄美酒，
使我是時常沉醉！

我把你這對乳頭，
比成着兩座坟墓。
我們倆睡在墓中，
血液兒化成甘露！

（一九一九年閏作）

別 離

殘月黃金梳，
我欲掇之贈彼姝，
彼姝不可見，
橋下流泉聲如洩。

曉日月桂冠，
掇之欲上青天難，
青天猶可上，
生離令我情惆悵。

（一九一九年，三四月間作）

春 愁

卷

是我意淒迷？
是天蕭條耶？
如何春日光，
慘淡無明輝？
如何彼岸山，
低頭不展眉？
週遭打岸聲，
海兮汝語誰？
海語終難解，
空見白雲飛。

（一九一九年三四月間作）

司健康的女神

Hygeia 呀！

你爲甚麼棄了我？

我若再得你蔷薇花色的臉兒來親我，

我便死——也靈魂安妥。

Hygeia 呀，

你爲甚麼棄了我？

新月與白雲

月兒呀！你好像把鍍金的鐮刀，
你把這海上的松樹斫倒了，
哦，我也被你斫倒了！

白雲呀！你是不是解渴的冷冰？
我怎得把你吞下喉去，
解解我火一樣的焦心？

（一九一九年夏秋之間作）

死的誘惑

我有一把小刀，
倚在窗邊向我笑。
她向我笑道：
沫若，你別用心焦！
你快來親我的嘴兒，
我好替你除却許多煩惱。

窗外的青青海水
不住聲地也向我叫號。
她向我叫道：
沫若，你別用心焦！
你快來入我的懷兒，
我好替你除却許多煩惱。

（這是我最早的詩，大概
是一九一八年初夏作的）

火、葬 場

我這瘟頸子上的頭顱
好像那火葬場裏的火爐；
我的靈魂呀，早已被你燒死了！
哦，你是那兒來的涼風？
你在這火葬場中
也吹出了一株——春草，

鷺鷥

鷺鷥！鷺鷥！
你自從那兒飛來？
你要向那兒飛去？
你在空中畫了一個橢圓，
突然飛下海裏，
你又飛向空中去。
你突然又飛下海裏，
你又飛向空中去。
雲白的鷺鷥！
你到底要飛向那兒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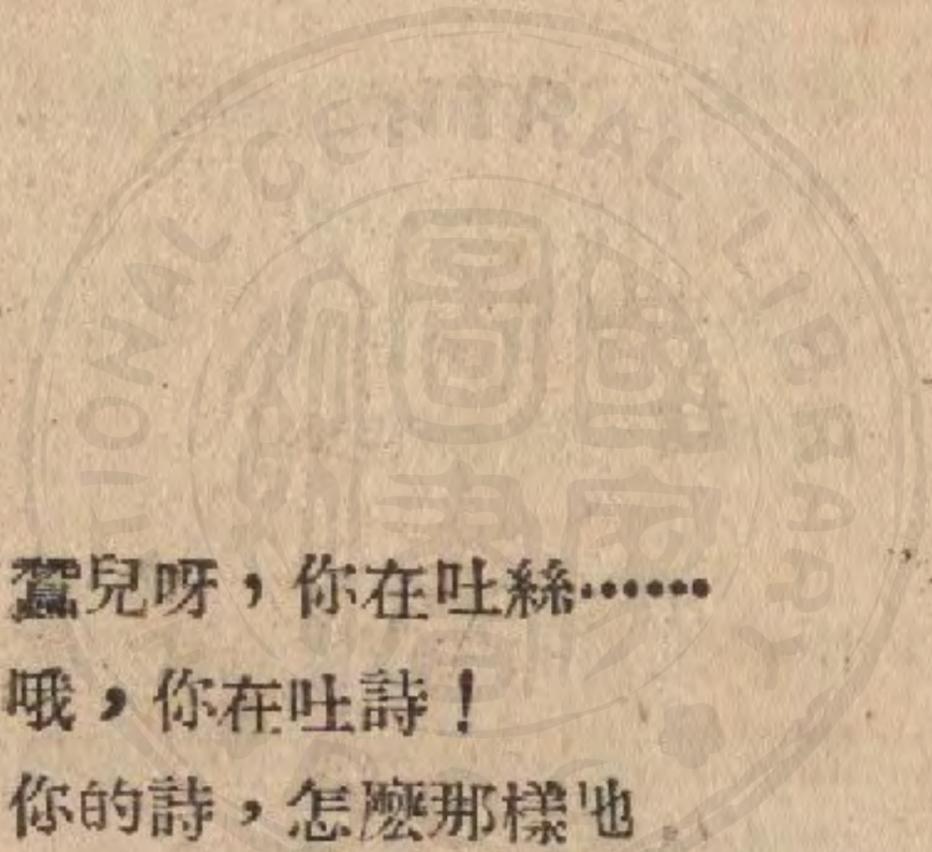
（一九一九年夏秋之間作）

鳴 蟬

聲聲不息的鳴蟬呀！
秋啣！時浪的波音漸！
一聲聲長此逝了……

松林呀！你怎麼這樣清新！
我同你住了半年，
從也不會見
這砂鐵兒這樣平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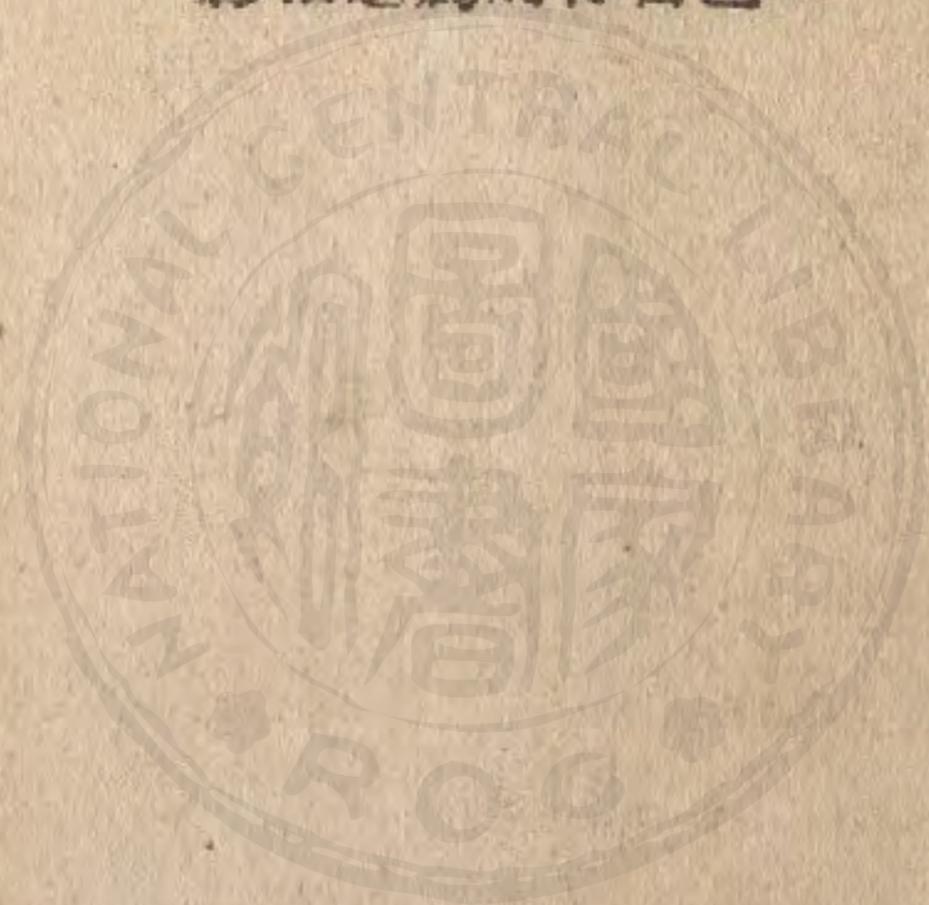
兩乘拉貨的馬車從我面前經過，
倦了的兩個車夫有個曼聲唱歌。
空車裏載的是些甚麼？
海潮兒應聲着：平和！平和！



蠶兒呀，你在吐絲……
哦，你在吐詩！
你的詩，怎麼那樣地
纖細，明媚，柔膩，純粹！
那樣地……哎！我已形容不出你●

蠶兒呀！你的詩
可還是出於有心？無意？
造作矯揉？自然流瀉？
你可是爲的他人？
還是爲的你自己？

蠶兒呀，我想你的詩
終怕是出於無心，
終怕是出於自然流瀉。
你在創造你的‘藝術之宮’，
終怕是爲的你自己。



蜜桑索羅普之夜歌

無邊天海呀！
一個水銀的浮漚！
上有星漢湛波，
下有融晶汎流，
正是有生之倫睡眠時候。
我獨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遙遙地，遙遙地，
在一隻象牙舟上翹首。

啊，我與其學做個淚珠的鮫人，
返向那沉黑的海底流淚偷生，
寧在這縹渺的銀輝之中，
就好像那個墜落了的星辰，

曳着帶幻滅的美光，
向着‘無窮’長殞！
前進！……前進！
莫辜負了前面的那輪月明！

（二九二〇年十一月二三日）



霽 月

淡淡地，幽光
浸洗着海上的森林。
森林中寥寂深深，
還滴着黃昏時分的新雨。

雲母面就了般的白楊行道
坦坦地在我面前導引，
引我向沉默的海邊徐行，
一陣陣的暗香和我親吻。

我身上覺着輕寒，
你偏那樣地雲衣重裹，
你團圓無缺的明月喲，
請借件縞素的衣裳給我。

我眼中莫有睡眠 >
你偏那樣地霧帷深鎖。
你淵默無聲的銀海嶼！
請提起幽渺的波音和我。



晴 朝

池上幾珠新柳，
柳下一座長亭，
亭中坐着我和兒，
池中映着日和雲。

雞聲，羣鳥聲，鸚鵡聲，
溶流着的水晶一樣！
粉蝶兒飛去飛來，
泥燕兒飛來飛往。

落葉蹣跚，
飛下池中水。
綠葉蹣跚，
翻弄空中銀輝。

一隻白鳥

來在池中飛舞。
哦，一灣的碎玉！
無限的青浦！



岸 上

其 一

岸上的微風
早已這麼清和！
遠遠的海天之交，
只剩着晚紅一線。
海水淵清。
沉默着斷絕聲嘩，
青青的郊原中，
慢慢地移步兒，
只驚得草裏的蝦蟆四竄。
漁家處處，
吐放着朵朵有涼意的圓光。
一輪皓月兒
早在那天心孤照。

我吹着枝

小小的‘哈牟尼笛’，

坐在這海岸邊的破船板上。

一種寥寂的幽音

好像要充滿那瑩潔的寰空。

我的身心

好像是——融化着在。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六日)

其二

天又昏黃了。

我獨自一人

坐在這海岸上的漁舟裏面，

我正對着那輪皓皓的月華，

深不可測的青空！

深不可測的天海呀！

海灣中喧騰着的濤聲

猛烈地在我背後推盪！

Poseidon呀，

你要把這隻漁舟

替我推到那天海裏去？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七日)

其 三

哦，火！

鉛灰色的漁家頂上，

昏昏的一團紅火！

鮮紅了……嫩紅了……

橙黃了……金黃了……

依然還是那輪皓皓的月華！

‘無窮世界的海邊羣兒相遇。

無際的青天靜臨，

不靜的海水喧騰。

無窮世界的海邊羣兒相遇，叫着，跳着’。

我又坐在這破船板上，

我的阿和

和着一些孩兒們

同在砂中遊戲。

我念着泰戈爾的一首詩，

我也去和着他們遊戲。

哎！我怎能成就個純潔的孩兒？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晨 興

月光一樣的朝暎
照透了這蒼鬱着的森林，
銀白色的沙中奕橫着迷離的疎影。

松林外海水清澄，
遠遠的海中島影昏昏，
好像是，還在戀着他昨宵的夢境。

携着個稚子徐行，
耳琴中交響着雞聲，鳥聲，
我的心琴也微微地起了共鳴。

春之胎動

獨坐在北窗下舉日向樓外四望；
春在大自然的懷中胎動着在了！

遠遠一帶海水呈着雌虹般的彩色，
俄而帶紫，俄而深藍，俄而嫩綠。

暗影與明輝在黃色的草原頭交互浮動，
好像有探照燈在轉換着的一般。

天空最高處作玉藍色，有幾朵白雲飛馳；
白雲的緣邊色如乳糜，叫人微微眩目。

樓下一隻白雄雞，戴着鮮紅的柔冠，
長長的聲音叫得已有幾分倦意了。

幾隻雜色的牝雞偃伏在旁邊的沙地中，

那些女郎們都帶些嬌慵無力的樣兒。

海上吹來的微風繞在雞尾上動搖，
早悄悄地偷來吻我的顏面又偷跑了。

空漠處時而有小鳥的歌聲。
幾朵白雲不知飛向何處去了。

海面上突然飛來一片白帆……
不一剎那間也不知飛向何處去了。

（二月二六日）

日暮的婚筵

夕陽，籠在薔薇花色的紗羅中，
如像滿月一輪，寂然有所思索。

戀着她的海水也故意裝出個平靜的樣兒，
可他嫩綠的絹衣却遮不過他心中的激動。

幾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笑語娟娟地，
在枯草原中替他準備着結歡的婚筵。

新嫁娘最後漲紅了她豐滿的龐兒，
被她最心愛的情郎擁抱着去了。

（二月二十八日）

C, Sphinx之什

月下的Sphinx

——贈品孫——

夜已半，
一輪美滿的明月
露在羣松之間。

木星照在當頭，
照着兩個‘司芬克司’在走。
夜風中有一段語聲洩漏——

一個說：
好像是在尼羅河畔
金字塔邊盤桓。

一個說：
月兒是冷淡無語，
照着我紅豆子的苗兒。

苦味之盃

啊啊，苦味之盃，
人生是自見此地之光
不得不盡量傾飲。
呱呱墜地的新生兒的悲聲！
爲甚要離開你溫暖的慈母之懷，
來在這空漠的，冷酷的世界？

啊啊，天光漸漸破曉了，
羣星消沉，
美麗的幻景滅了。
晨風在窗外呻吟，
我們日日朝朝新嘗着誕生的苦悶。

人爲甚麼不得不生？
天爲甚麼不得不明？
苦味之盃噲，
我爲甚麼不得不盡量傾飲？



靜夜

月光淡淡
籠罩着村外的松林
白雲團團，
漏出了幾點疎星。

天河何處？
遠遠的海霧模糊。
怕會有鯨人在岸，
對月流珠？

偶 成

月在我頭上舒波，
海在我腳下喧騰，
我站在海上的危崖，
兒在我懷中睡了。

唐

南 風

南風自海上吹來，
松林中斜標出幾株烟靄。
三五白帕蒙頭的青衣女人，
殷勤勤地在焚掃針骸。

好幅典雅的畫圖，
引誘着我的步兒延佇，
令我回想到人類的幼年，
那恬淡無爲的太古。

（一九二一年一〇月一〇日）

新 月

小小的嬰兒，
坐在簷前歡喜，
拍拍着兩兩的手兒，
又伸伸着向天空指指。

夕陽的返照，
還淡淡地暈着微紅，
原來是黃金的月鎌，
業已現在西空。

（一九二一年一〇月一四日）

白 雲

魚鱗斑斑的白雲
波蕩在海青色的天野
是首韻和音雅的
燦爛的新詩。

聽喲，風在低吟，
海在盪聲唱和；
這麼冰感般的
幽繚的音波。

雨 後

雨後的宇宙，
好像淚洗過的良心，
寂然幽靜。

海上泛着銀波，
天空還暈着烟雲，
松原的青森！

平平的岸上，
漁舟一列地駢陳，
無人踪印。

有兩三燈火，
在遠遠的島上閃明——
初出的明星？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〇日）



天 上 的 市 街

遠遠的街燈明了，
好像是閃着無數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現了，
好像是點着無數的街燈。

我想那縹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麗的街市。
街市上陳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沒有的珍奇。

你看，那淺淺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寬廣。
我想那隔河的牛女，
定能夠騎着牛兒來往。

我想他們此刻，
定然在天街閑遊。
不信，請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們提着燈籠在走。

（一九二一年一〇月二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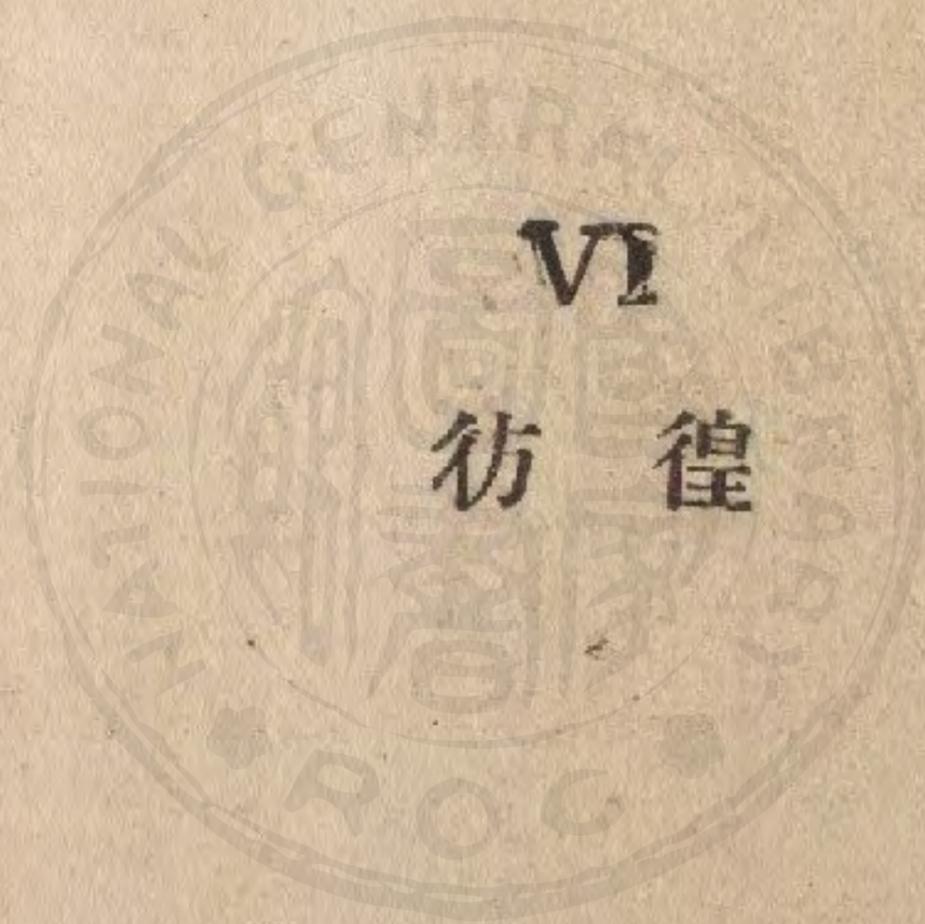
新月與晴海

兒見新月，
遙指天空；
知我兒魂已飛去，
遊戲廣寒宮。

兒見晴海，
兒學海號；
知我兒心正飄蕩，
心隨海浪潮。

（一九一九年初間作）





A 歸國吟

新 生

紫羅蘭的，
圓錐。
乳白色的，
霧帷。
黃黃地，
青青地，
地球大大地
呼吸着朝氣。
火車
高笑
向…向…
向…向…
向着黃…

向着黃...

向着黃金的太陽

飛...飛...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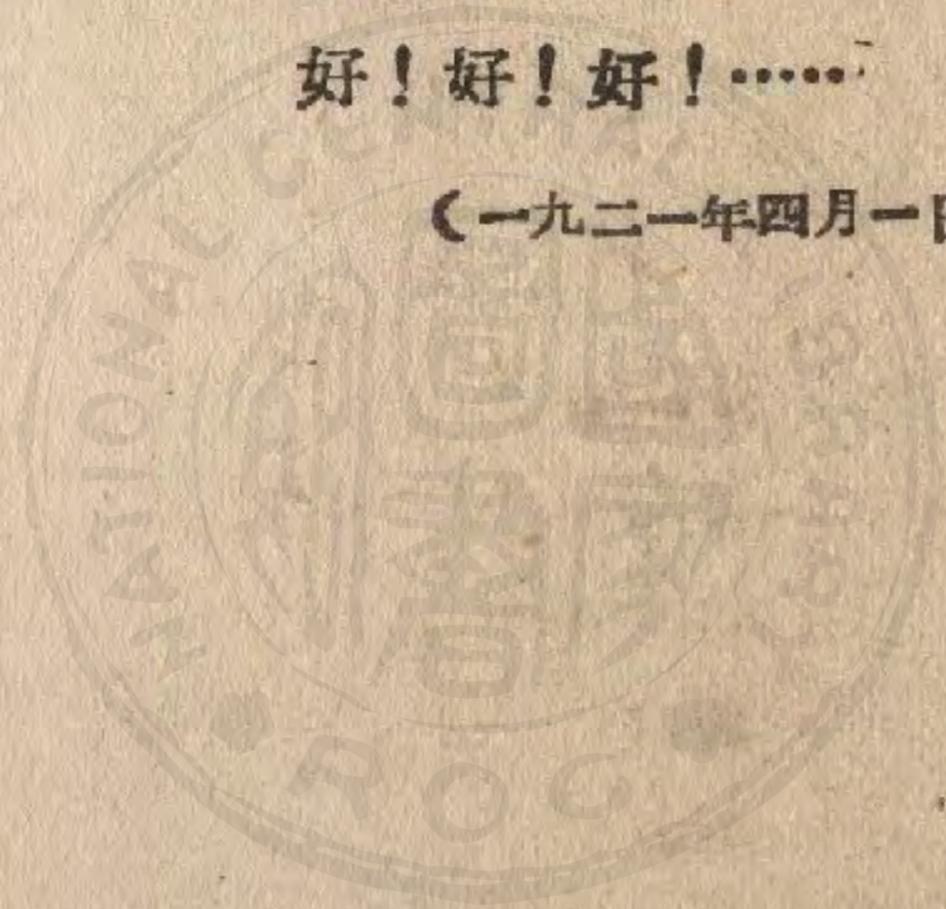
飛跑，

飛跑，

飛跑。

好！好！好！.....

（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



海舟中望日出

鉛的圓空，
藍靛的大洋，
四望都無有，
只有動亂，荒涼，
黑泱泱的煤煙
惡魔一樣！

雲彩染了金黃，
還有一個爪痕露在天上。
那隻黑色的海鷗
可要飛向何往？

我的心兒，好像，
醉了一般模樣。
我倚着船欄，

吐着胆漿……

哦！太陽！

白晶晶地一個圓瑤！

在那海邊天際

黑雲頭上低昂。

我好容易纔得盼見了你的容光！

你請替我唱着凱旋歌嘍！

我今朝可算是戰勝了海洋！

(四月三日)

黃浦江口

平和之鄉嚶！
我的父母之邦！
岸草那麼青翠！
流水這般嫩黃！

我倚着船圍遠望，
平坦的大地如像海洋，
除了一些青翠的柳波，
全沒有山崖阻障。

小舟在波上簸颺，
人們如在夢中一樣。
平和之鄉嚶！
我的父母之邦！

（四月三日）

西湖紀遊

滬杭車中

(一)

我已幾天不見夕陽了，
那天上的晚紅
不是我焦沸着的心血麼？
我本是‘自然’的兒，
我要向我母懷中飛去！

(二)

巨朗的長庚
照在我故鄉的天野，
啊，我所渴仰着的西方嚙！
紫色的煤煙
散成了一朵朵的浮雲
向空中消去。
哦！這清冷的晚風！

火獄中的上海嚟！
我又棄你去了。

(三)

火車向着南行，
我的心思和牠成個十字：
我一心念着我西蜀的娘，
我一心又念着我東國的兒。
我纔好像個受着磔刑的耶穌嚟！

(四)

唉！我怪可憐的同胞們嚟！
你們有的只拚命賭錢，
有的只拚命吸煙，
有的連傾皮酒幾杯，
有的連翻番菜幾盤，
有的只顧酣笑，
有的只顧亂談。
你們請看嚟！
那幾個肅靜的西人
一心在勘校原稿嚟！
那幾個驕慢的東人

在一旁嗤笑你們嘞！
啊！我的眼睛痛呀！痛呀！
要被百度以上的淚泉漲破了！
我怪可憐的同胞們嘞！

（四月八日）

雷峯塔下

其一

雷峯塔下
一個鋤地的老人
脫去了上身的綿衣
掛在一旁嫩桑的枝上。
他息着鋤頭，
舉起頭來看我。
哦，他那慈和的眼光。
他那健康的黃臉，
他那斑白的鬚髯，
他那筋脈隆起的金手。
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
叫他一聲：‘我的爹！’



把他腳上的黃泥蹣個乾淨。

其二

槩花黃，
湖草平，
楊柳氾氾
湖中生倒影。

朝日曛，
鳥聲溫，
遠景昏昏，
夢中的幻境。

好風輕，
天宇瑩，
雲波層層，
舟在天上行。

（四月九日）

趙公祠畔

鐘聲，
鴉鳥鳴，
趙公祠畔
朝氣氤氳。
兒童的歌聲遠聞。

醉紅的新葉，
青嫩的草藤，
高標的林樹，
都含着夢中幽韻。
白堤前橫，
湖中柳影青青，
兩張明鏡！

草上的雨聲
打斷了我的寫生。
紅的草葉不知名，
摘去問問舟人，

雨打平湖點點，
舟人相接慇懃。
登舟問草名，
我纔不辨他的土音，
汲取一杯湖水，
把來當作花瓶。

三潭印月

(一)

沿堤的楊柳
倒映潭心，
蒼黃，綠嫩。
不須有月來，
已自可人。

(二)

緩步潭中曲徑，
煙雨溟溟，
衣裳重了幾分。

雨中望湖

（湖畔公園小碑亭上）

雨聲這麼大了，
湖水却染成一片粉紅。
四圍昏濛的天
也都帶着醉容。

浴沐着的西子嬾，
裸體的美嬾！
我的身中……
這麼不可言說的寒慄！
哦，來了幾位寫生的姑娘，
可是，unscnoen!

（四月十日）

司春的女神歌

(遊西湖歸滬杭車中作)

司春的女神來了。
提着花籃來了。
散着花兒來了。
唱着歌兒來了。

‘我們催着花兒開，
我們散着花兒來，
我們的花兒
只許農人簪戴。’

紅的桃花，白的李花，
黃的菜花，藍的豆花。
還有許多不知名的草花。
散在樹上，散在地上，
散在農人們的田上。
沿路走，沿路唱：

‘花兒也爲詩人開，
我們也爲詩人來，
如今的詩人
可惜還在吃奶。’

司春的女神去了。
提着花籃去了。
散完花兒去了。
唱着歌兒去了。

(四月十一日)

B. 徬徨之什

黃海中的哀歌

我本是一滴的清泉呀，
我的故鄉
本在那峨眉山上。
山風吹我，
一種無名的引力誘我，
把我引下山來；
我便流落在大渡河裏，
流落在揚子江裏，
流過巫山，
流過武漢，
流過江南，
一路滔滔不盡的濁潮

把我冲盪到海裏來了

浪又濁，

漩又深，

味又鹹，

臭又腥，

險惡的風波

沒有一刻的寧靜，

滔滔的濁浪

早已染透了我的深心。

我要幾時候

纔能恢復得我的清明瞭？

仰 望

污濁的上海市頭，
乾淨的存在
只有那青青的天海！

污濁了的我的靈魂！
你看那天海中的銀濤，
流逝得那麼愉快！

一隻白色的海鷗飛來了。
污濁了的我的靈魂！
你乘着牠的翅兒飛去罷！

江灣卽景

蟬子的聲音！

一灣溪水，
滿面浮萍。

郊原的空氣
這樣清新！

對岸的楊柳
搖……搖……

白頭烏！
十年不見了！

柳陰下，
響着一羣鴨子呀！

贈 友

吳淞堤上的晚眺，
吳淞江畔的夜遊，
多情的明月與夕陽
把我們影兒
寫在水裏，印在沙上。
沙與水上的影兒
是容易消滅的，
我心眼中的一個影兒
是永不消滅的。

火星從窗外窺人，
月兒在白楊樹外偷聽，
偷聽你那麼清婉的歌音，
星與月的影兒 印
有離去的時候，

朋友！

我讀你的詩，

我是多麼榮幸喲！

你讀我的詩，

我又是多麼榮幸喲！

宇宙中好像只有我和你，

宇宙萬彙都有死，

我與你是永遠不死。

夜 別

輪船停泊在風雨之中，
你我醉意醺濃
在暗淡的黃浦灘頭浮動。
淒寂的呀，
我兩個飄蓬！

你我都是去得恁恁，
終個是免不了的別離，
我們輾轉相送。
淒寂的呀，
我兩個飄蓬！

海 上

夕陽，
瞬刻萬變的霞光！
西方的那朵木星喲，
又巨，又朗！
那兒的下面
便是昨兒別了的
風吹雨打的故鄉。
故鄉！
你雖是雨打風吹，
我總覺心兒惆悵。

徬徨，徬徨，
欲圓未圓的月兒
已高高露在天上。
曠渺無際的光波！

曠渺無際的海洋！
大海平鋪，
大船直往。
我願我有限的生涯，
永在這無際之中徬徨！



燈 台

那時明時滅的，
那是何處的燈台？
陸地已近在眼前了嗎？
轉令我中心不快。

啊，我怕見那黑沉沉的山影，
那好像童話中的巨人！
那是不可抵抗的，
陸地已近在眼前了！

拘留在檢疫所中

隔海的塵肆那樣輝煌！
夜中的海色那樣迷茫！
St. Helena 上的拿翁嶼，
高加索司山下的Prometheus 嶼，
你們的悲哀我知道了！

歸 來

遊子歸來了，
在這風雨如晦之晨，
遊子歸來了。
雖說不是，不是故鄉，
也和我，和我的故鄉一樣。
我的愛人無恙，
愛子無恙，
一切的風光無恙；
只有兒們大了！
他們畏畏縮縮地，
怕是我也老了！
可喜的成長喲，
可懼的成長喲，
大海開張在我前面！
擁抱，擁抱，擁抱，

胸兒壓着胸，
臉兒親着臉……

（九月二十日）



C. Paolo之什

Paolo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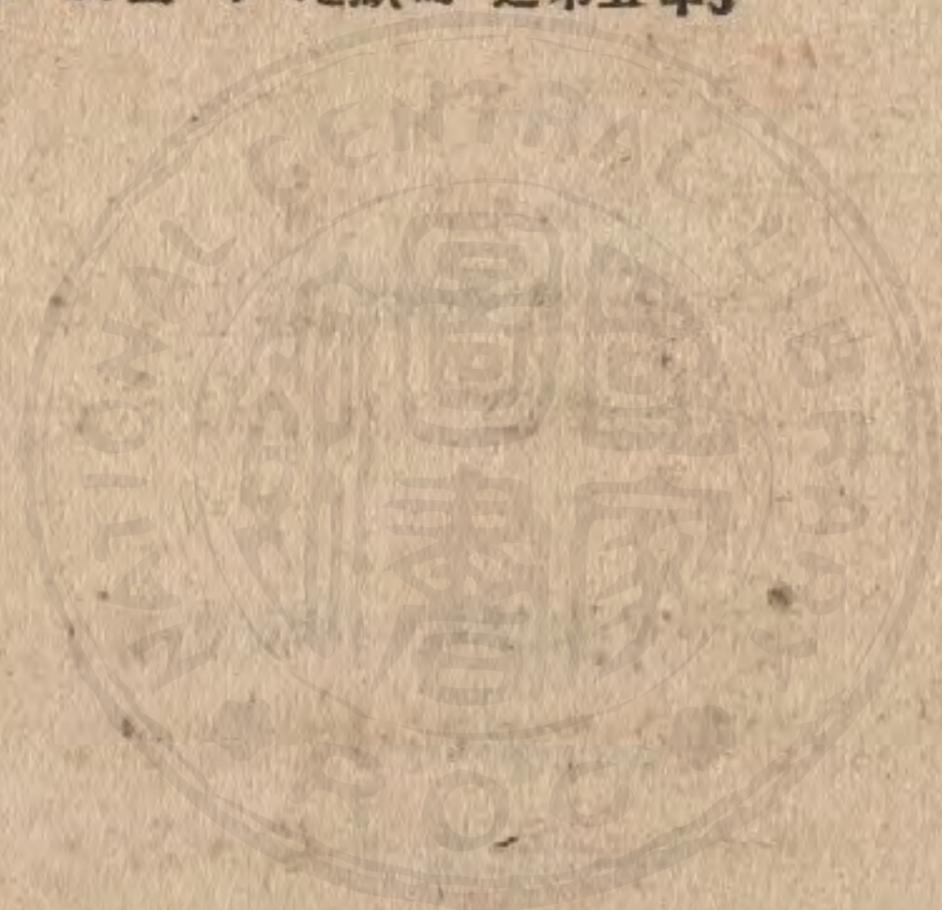
好像是但丁來了：
風在哀叫，
海在怒號，
週遭的宇宙
地獄底的深牢

〔Francesca da
Rimini噲，
你的身旁，
便是地獄裏的天堂！

我不怕淨罪山的艱險，
我不想上那地上樂園！」

(註)

Francesca 乃 da Polena 之女，父字之於 Cianciotto；有男
而貌醜，其弟 Paolo 貌美，與 Francesca 相歡愛，二人為 Ciancio
tto 所殺。參看‘神曲’中‘地獄篇’之第五章。



冬 景

海水懷抱着死了的地球，
淚珠在那屍邊跳躍。
白衣女郎的雲們望空而逃，
幾隻飢鷹盤旋着飛來弔孝。

屍體中湧出的一羣勇蛆，
高興着在作戰中的兒戲；
我不知道還是該唱軍歌？
我不知道還是該唱薤露？

夕 暮

一羣白色的綿羊，
團團睡在天上，
四圍蒼老的荒山，
好像瘦獅一樣。

昂頭望着天
我替羊兒危險，
牧羊的人喲，
你爲甚麼不見？

暗 夜

天上沒有月光，
街坊上的人家都在街上乘涼。
我右手抱着一捆柴，
左手攜着個三歲的兒子，
我向我空無人居的海屋走去。

媽媽那兒去了呢？
兒呀，出去幫人去了。
媽媽幫人去了嗎？
兒呀，出去幫人去了。

遠遠只聽着海水的哭聲
黑魘魘的松林中也有風在啜泣。
兒子不住地啾啾啞啞地哀啼……

兒子抱在我手裏，
眼淚抱在我眼裏。



春 潮

睡在岸舟中仰望雲濤，
原始的漁人們搖着船兒去了。
陽光中波湧着的松林，
都在笑說着陽春已到！

我的靈魂喲！陽春已到！
你請學着那森森的林木高標！
自由地，剛毅地，穩慎地，
高標出，向那無窮的蒼昊！

新 芽

新芽！嫩松的新芽！
比我拇指還大的新芽！
一尺以上的新芽！
你是今年春天的紀念碑呀！
生的躍進的！春的沉醉的！
哦，我！
我是個無機體麼？

大 鷲

西比利亞的大鷲！
你大比肥鵝而瘦，
你囚在個龐大的鐵網籠中，
籠中有一隻家兔，兩匹馴鳩！

西比利亞的大鷲！
你啄如黃銅，爪如鐵鈎，
你稜眼望着天空，
拍拍地鼓着翅兒怒吼。

西比利亞的大鷲！
你不搏家兔，不擊馴鳩，
你是聖雄主義的象徵嘍，
哦，西比利亞的大鷲！

地震

地球復活了！
一切的存在都在動搖！
但是只有一瞬時
又歸沉靜了——

搖動後的沉靜，
死滅一般的沉靜，
陽光在向着兒們微笑，
向着驚駭了的兒們微笑。

我回想起我的幼年，
母親說是鯊魚戾眼；
地底果有鯊魚存在嗎？
我幼時的心眼中是曾看見。

如今鯊魚死了，死了，
我知道地在空中盤旋，
我知道是由地陷或是火山，
但是於我靈魂呀，有何益點？



兩個大星

嬰兒的眼睛閉了，
青天上現出了兩個大星。

嬰兒的眼睛閉了，
海邊上坐着個年少的母親。

「兒呀，你還不忙睡罷，
你看那兩個大星，
黃的黃，青的青。」

嬰兒的眼睛閉了，
青天上現出了兩個大星。

嬰兒的眼睛閉了，
海邊上站着個年少的父親。

「愛呀！你莫用喚醒他罷，
嬰兒開了眼睛時，
星星會要消去。」



石 佛

海霧濛濛，
松林清淨，
小鳥兒的歌聲，
鷄在鳴。
松林頂上，
盤旋着一隻飛鷹。

我沿着古寺徐行，
古寺內石佛一尊，
佛斃，癡人！
你出了家庭做甚，
贏得個石頭冰冷，
鎖住了你的靈魂。

D. 淚浪之什

嘆 逝

淚眼朦朧的太陽，
愁眉不展的天宇，
可是恨冬日要別離？
可是恨青陽久不至？

岸舟中睡着的那位灰色少年，
可不是我的身體？
一卷海涅詩集的袖珍，
掩着他的面孔深深地。

海潮兒的聲音低低起，

好像是在替他歎歎，
好像是在替他訴語，
引了起他無限的情緒。

他不恨冬日要別離，
他不恨青陽久不至，
他只恨錯誤了的青春
永遠歸了過去！

（一九二〇年二月作）

淚 痕

別離了三閱月的舊居，
依然寂立在博多灣上，
中心怦怦地走向門前，
門外休息着兩三梓匠。

這是我許多思索的搖籃，
這是我許多詩歌的產床。
我忘不了那淨朗的樓頭，
我忘不了那樓頭的眺望，

我忘不了博多灣裏的明波，
我忘不了志賀島上的夕陽，
我忘不了十里松原的幽閑，
我忘不了網屋汀上的漁網，

我和你別離了百日有奇，
又來在你的門前來往；
我禁不住我的淚浪滔滔，
我禁不住我的情濤激漲，

我禁不住走進了你的門中，
我禁不住走上了你的樓上，
哦，那兒貼過我往日的詩歌，
那兒我掛過 Beethoven 的肖像，

那兒我放過 Millet 的‘牧羊少女’，
那兒我放過金字塔片兩張，
那兒我放過白華，
那兒我放過我和壽昌；

那兒放過我的書案，
那兒鋪過我的寢床。
那兒堆過我的書籍，
那兒藏過我的衣箱。

如今呢只剩下四壁空空。
只剩有往日的魂痕飄漾；

唉，我禁不住淚浪的滔滔。
我禁不住情濤激漲。

（一九二一年一月五日）



夕陽時分

橫陳在岸上的舟中，
耽讀着Wilde的詩歌；
身旁嬉嬉地耍着的和兒，
突然地叫醒了。我。

「爹爹，你看喲！
那是怎樣地綺麗喲！」
夕陽光底的大海，
浮沉着閃爍的金波。

金波在海上推移，
海中的洲島全都蒙在霧裏，
柔和的太陽好像月輪——
好像是童話中的一個天地！

我羨慕那帆船中的舟人，
他們是何等自由，如意！
他們好像那勇壯的飛鷹，
兩隻橈兒便是他們的雙翅。

兒對着那些風光非常歡娛，
我的心中却隱隱有般憂難慰，
啊，可憐我橈兒斷了，翅兒折了，
只蹬踏在一隻破了的船裏。

（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

白鷗

白鷗何處去了？
仿吾嚙，我們別來已一年了。
去年我們兩人同歸，
在這碧海晴空
有一羣白鷗作無窮的妙舞，
今年我一人歸來
海上的白鷗却不知何處去了。

啊，海上的白鷗何處去了？
仿吾嚙，我們別來已一年了。
我昨夜夢見了你時，

夢見你的面容有些浮腫，
你該不是得了病麼？
你該不是得了心臟病麼？
啊，海上的白鷗何處去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日）



哀 歌

月兒收了光，
蓮花凋謝了，
凋謝在污濁的池中，

燕子息了歌，
琴兒絃斷了，
絃斷了枯井上的梧桐。

我便是那枯井上的梧桐，
我這一張斷絃琴
彈出一聲聲的哀弄：

丁東，琤琮，玲瓏，
一聲聲是空空。
一聲聲是夢，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三日）



星影初現時

啊，閃爍不定的星辰！
你們有的是鮮紅的血痕。
有的是淨朗的淚晶——
在你們那可憐的幽光之中
含蓄了多少沉深的苦悶。

我看見一隻帶了箭的雁鵝，
啊！牠是個受了傷的勇士。
牠偃臥在這莽莽的沙場之時
仰望着那閃閃的幽光，
也感了無窮的安慰。

眼不可見的我的師翁！
我努力地效法了你的精神：
把我的眼淚，我的赤心，
編成了一個易朽的珠環，
捧來在你脚下獻我悃忱。

（一九二二年一二月二十四日夜）



白 玫 瑰

我的花雕酒已經喝了半分，
你的白玫瑰也接了幾次芳唇，
你甘願和我交換酒杯
啊，我們在酒杯邊上親吻！

白玫瑰哟，你生命的靈漿，
你在同一的杯中分潤了我倆的肝腸。
炎炎的烈燄在我胸中燃燒，
你可留有刺痕在她心上？

她喝了我花雕酒罷，
調好聲息後裊裊輕歌。
啊，我真尊榮絕頂了，
那當她還要流盼顧我！

上海是萬惡的魔宮，
姑娘對，你是淨魔的天使，
我的孤影兒印在你的眼中，
我好像安坐在埃甸園裏。

你在花箋上寫些甚麼？
你原來寫的是一首和歌。
你畫的那個蓬蓬的面首呀，
可不便是我麼？我？

姑娘呀，把你的歌兒給我罷！
她着指尖兒豎在我掌上一打——
我永遠忘不了的呀，
啊，你這珍貴的一打！

（一九二三年冬日作）

自 然

自然中驕養慣了的稚兒，
失却了他們的朋友，
自入市中來，
只每日地容顏消瘦；
馬路邊尋覓着兩株地丁，
好像是遇着了親人。

自然中驕養慣了的稚兒，
忘却了他們的歌笑，
自入市中來，
只每日地哀哭無聊；
街樹上漏出了幾句蟬聲，
他們便佇足而傾聽。

（一九二三年八月間）

瘦死的春蘭

囚牢般居室的庭前，
瘦死了兩盆春蘭；
春風吹不到牠們的命根了，
只剩着槁敗的殘葉兩三。

稚兒們每日地運水灌溉，
好像是慈愛的母親哺乳嬰孩。
我昨夜得見那兩盆春蘭，
竟自青蔥簇湧地甦活了轉來。

囚牢般居室的庭前，
甦活了兩盆春蘭——
我今朝快樂的幽夢醒時，
依然見槁敗的殘葉兩三！

（一九二三年八月間）



失巢的瓦雀

橙黃的新月如鉤，已在天心孤照，
手携着我兩稚子在街樹之下逍遙；
雖時有涼風颯人，熱意猶未退盡，
遠從人家牆上，露出一片夕照如焚。

失巢的瓦雀一隻驀地從樹枝跌墜，
兩兒欣欣前進，張着兩手追隨。
小鳥曳立悲聲，撲撲地在地面飛遁，
使我心中的絃索也隱隱咽起哀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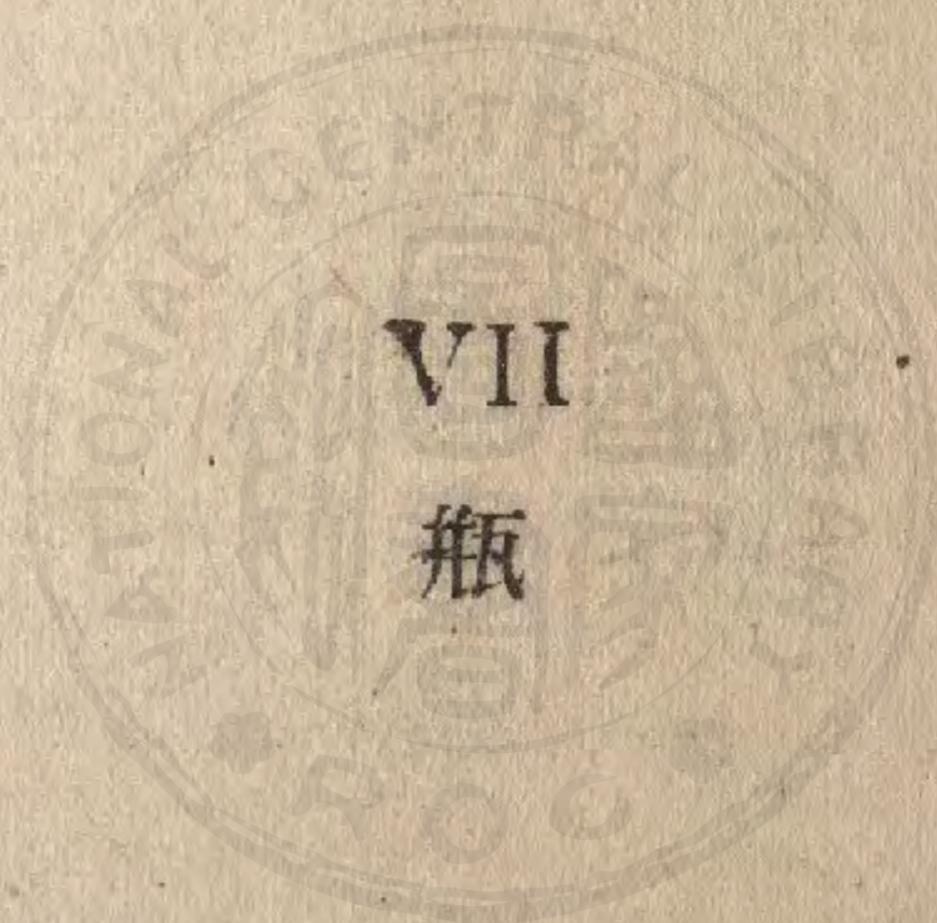
“嬌小的兒們呀，這正是我們的徵象，
我們是失却了巢穴，飄泊在這異鄉，
這冷酷的人寰，終不是我們的住所，
爲避人們的弓彈，該往那兒去躲？”

無知的兒們尙未解人生的苦趣，
仍只欣欣含笑，追着小鳥飛馳。
我也可暫時忘機，學學我的兒子，
不息的鳴蟬噉，只死呀死呀地悲啼。

（一九二三年夏秋之間作）







瓶

獻 詩

月影兒快要圓時，
春風吹來了一番花信。
我便踱往那西子湖邊，
汲取了清潔的湖水一瓶。

我攀折了你這枝梅花
虔誠地在瓶中供養，
我做了個巡禮的蜂兒
吮吸着你的清香。

啊，人如要說我癡迷，
我也有我的針刺。
試問人是誰不愛花，
他雖是學花無語。

我愛蘭也愛薔薇，
我愛詩也愛圖書；
我如今又愛了梅花，
我於心有何懼怕？

梅花呀，我謝你幽情，
你帶回了我的青春。
我久已涸了的心泉
又從我化石的胸中飛迸。

我這個小小的瓶中
每日有清泉灌注，
梅花呀，我深深祝你長存，
永遠的春風和煦。

（一九二五年三月九日夜）

第一首

靜靜地，靜靜地，閉着我的眼睛，
把她的模樣兒慢慢地記省。
她的髮辮上有一個琥珀的繖針，
幾顆璀璨的鑽珠兒在那針上反映。

她的額沿上蓄着有流海幾分，
總愛俯視的眼睛不肯十分看人。
她的臉色呀是白晰而豐潤，
可她那模樣兒呀，我總記不分明。

我們同立過放鶴亭畔的梅蔭，
我們又同飲過抱樸廬內的芳茗，
寶叔山上的崖石過於嶙峋，
我還牽持過她那凝脂的手頸。

她披的是深藍色的絨線披巾，
幾次地牽掛着，不易進行，
我還幻想過，那是些癡情的荒荆
扭着她，想和她常常親近。

啊，我怎麼總把她記不分明！
她那蜀錦的上衣，青羅的短裙，
碧綠的絨線鞋兒上着耳跟，
這些都還在我如鏡的腦中馳騁。

我們也同望寶叔塔上的白雲，

白雲飛馳，好像是塔要傾崩，
我還幻想過，在那寶叔山的山頂
會添出她和我的一座比翼的新坟。

啊，我怎麼總把她記不分明！
桔梗花色的絲襪後鼓出的脚脛，
那是怎樣地豐美，柔軟，動人！
她說過，她能走八十里的路程。

我們又曾經在那日的黃昏時分，
渡往那白雲庵裏去叩問老人。
她得的是：「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我得的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像這樣漫無意義的滑稽的籤文，
我也會一一地記得十分清醒，
啊，我怎麼總把她記不分明！
「明朝不來了」——這是最後的鶯聲。

啊，好夢翁！你怎麼這般易醒？
你怎麼不永永地閉着我的眼睛？
世間上有沒有能夠闔夢的藝人？

能夠爲我呀圖個畫圖，使她再生？

啊，不可憑依的喲，如生的夢境！

不可憑依的喲，如夢的人生！

一日的夢遊幻成了終天的幽恨，

只有這番的幽恨，噯，最是分明！

（二月十八日■）

第二首

姑娘喲，你遠隔河山的姑娘！

我今朝扣問了三次的信箱，

一空，二空，三空，

幾次都沒有你寄我的郵筒。

姑娘喲，你遠隔河山的姑娘！

我今朝過渡了三載的辰光。

一冬，二冬，三冬，

我想向墓地裏呀哭訴悲風。

（二月二十日晨）

第三首

梅花，放鶴亭畔的梅花呀！
我雖然不是專有你的林和靖，
但我怎能禁制得不愛你呢？

梅花，放鶴亭畔的梅花呀！
我雖然不能移植你在庭園中，
但我怎能禁制得不愛你呢？

梅花，放鶴亭畔的梅花呀！
我雖然明知你是不能愛我的，
但我怎能禁制得不愛你呢？

（二十一日夜）

第四首

湖水是那麼澄淨，
梅影是那麼靜凝，
我的心旌呀，
你怎麼這般搖震？

我已枯槁了多少年辰，
我已訣別了我的青
我的心旌呀，
你怎麼這般搖震？

我是憑倚在孤山的水亭，
她是佇立在亭外的水濱，
我的心旌呀，
你怎麼這般搖震？

（二十一日夜）

第五首

你是雕像麼？
你又怎能行步？

你不是雕像麼？
你怎麼又凝默無語？

啊啊，你個有生命的
泥塑的女祇！

（二十二日夜）

第六首

星向天邊墜了，
石向海底沉了，
信向她心殞了。

春雨洒上流沙，
輕煙散入雲霞，
沙彌禮讚菩薩。

是薔薇尚未抽芽？
是青梅已被葉遮？
是幽蘭自賞芳華？

有鳩不可遽飲，
有情不可遽冷，
有夢不可遽醒！

我望郵差加勤，
我望日腳加緊，
等到明天再等。

(二十二日夜)

第七首

你是生了病麼？
你那豐滿的柔荑
怎麼會病到了不能寫字？

你是功課忙麼？
只消你寫出一行兩行，
也花不上一二分的辰光。

你是害羞麼？
你若肯寫個信筒，
我也要當着聖經般供奉。

你是鄙夷我麼？
噯，我果是受你的輕鄙，
望你回個信來罵我瘟廝！

(二十二日夜)

八首

你默默地坐在我的身旁，
我顧慮着他們不好盼望。
你目不旁瞬地埋着頭兒，
你是不是也有幾分顧慮？

我的手雖藏在衣袖之中，
我的神魂已經把你抱擁。
我相信這不是甚麼犯罪，
白雲抱着月華何曾受毀？

（二十二日夜）

第九首

我的眼睛在無人處瞥着你時，
我是在說：我愛你呀，妹妹！妹妹！
我看你呀也並沒有甚麼驚異。
你眼中送出的答詞，也好像是：
哥哥哟，哥哥哟，我也愛你！愛你！

（二十二日夜）

第十首

你手上的冰感呀，還留在我的手上，
你心上的冰感呀，又移到我的心上。
你雖是不關痛癢，我怎能不痛不癢？
你雖是不痛不癢，我怎能不關痛癢？

我已經等了八天，你總是不寫回信。
你真冷真冷真冷，比這寒天的深夜還冷！
我如今跨着一個火盆，暖着我的寸心，
我這將破未破的寸心，總在我胸中作梗！

呀，我只好等到明天，我又怕等到明天：
明天也沒有回信來時，那是多麼危險！
後天不是星期，或者她是沒有空閑，
要到星期來時，她纔有寫信的時間？

（二十二日夜）

第十一首

啊，她的信兒來了！
我的心兒

好像有人拍着的
皮球兒般跳躍，

我在未開信前，
我匆匆地
先把她郵筒兒上的名兒
親了半天。

啊，你郵筒口上的信膠！
她的芳唇
是曾經
把你吻了！

啊，她說是：「因校中功課很忙，
要到星期
纔有空的時間呢，
要請先生原諒」。

啊，我有甚麼不能原諒？
你這玉緘一封
好像是騰黃飛下了九重，

我要沒世地感恩不忘。

她說是：她平日讀我的文章、
早知道
我的學問很好，
以後的賜教還望常常。

啊，她那知
我在她的面前
（啊，慚腆！）
只是個無知的乞兒。

她說是：我到了西湖，
她真真覺着
幸福，
她願我能在西湖長

啊，真是道破了我的肺腑，
假使我能長住
伴你讀書，
我願意死在西湖。

她教我春假時再來，
西湖裏
很美麗的花兒
那時候已經都開。

啊，春假嚟，你快，快！
西湖裏
即使沒有花兒，
我是怎得不來？

（二月二十四日夜）

第十二首

默默地我步入了中庭，
一痕的新月爪破黃昏。

還不是燕子飛來時候，
舊巢無主孕滿了春愁。

（二十七日夜）

第十三首

啊，明珠暗投！
罷休，
我是不在呀她的心頭！

我求她立地回音，
她却是不肯遵守。
空空又等了一週！

啊，春風啣！
你縱有歸來時候，
爲甚要向我溫柔？

我身在半淞園，
心在西湖邊上竄走，
遨遊那破牢愁！

（三月一日）

第十四首

（218）

北冰洋，北冰洋，
有多少冒險的靈魂
死在了你的心上！

（三月二日）

第十五首

啊，我罵你無賴的郵差！
爲甚只送些不打緊的信來？

哦，奇怪，無賴的郵差！
你偏偏在和我們鬪才！

你把她的信筒兒藏在報中，
空使我又飽受了一番心痛，

啊，我罵你個聰明的敗種，
你以後要好生鄭重！

（三月二日）

春 鶯 曲

姑娘呀，啊，姑娘，
你真是慧心的姑娘！
你贈我的這枝梅花
這樣的暈紅呀，清香！

這清香怕不是梅花所有？
這清香怕吐自你的心頭？
這清香敵賽過百壺春酒。
這清香戰顫了我的詩喉。

啊，姑娘呀，你便是這花中魁首。
這朵朵的花上我看出了你的靈眸。
我深深地吮吸着你的芳心
我想——呀，但又不敢動口。

啊，姑娘呀，我是死也甘休！
我假如是要死的時候，

啊，我假如是要死的時候，
我要把這枝花吞進心頭！

在那時，啊，姑娘呀，
請把我運到你西湖邊上。
或者是葬在靈峯，
或者是放鶴亭旁。

在那時梅花在我的屍中
會結成五個梅子，
梅子再迸成梅林，
啊我真是永遠不死！

在那時，啊，姑娘呀，
我請你提着琴來，
我要應着你清繚的琴音，
盡量地把梅花亂開！

在那時，有識趣的春風，
會把花吹集成一座花塚，
你便和你的提琴
永遠彈弄在我的花中。

在那時，遍宇都是幽香，
遍宇都是清響，
我們倆藏在暗中，
黃鶯兒飛來欣賞。

黃鶯兒唱着歡歌，
歌聲是讚揚你我，
我便在花中暗笑，
你便在琴上相和。

(鶯之歌)

前幾年有位姑娘
興來時到靈峯去過；
靈峯上開滿了梅花，
她摘了花兒五朵。

她把花穿在針上，
寄給了一位詩人，
那詩人真是癡心，

吞了花便丟了性命。

自從那詩人死後，
經過了幾度春秋，
他屍骸葬在靈峯，
又進成一座梅藪。

那姑娘到了春來，
來到他墓前弔掃，
梅上已綴着花苞，
墓上還未生春草。

那姑娘站在墓前，
把提琴彈了幾聲。
剛好才彈了幾聲，
梅花兒都已破綻。

清香在樹上飄颺，
琴絃在樹下鏗鏘，
忽然間一陣狂風，
不見了彈琴的姑娘。

風過後一片殘紅，
把孤坟化成了花塚，
不見了彈琴的姑娘，
琴却在塚中彈弄。

(尾 聲)

啊，我真個有那樣的時辰，
我此時便想死去，
你如能恕我的癡求，
你請快來呀，收殮我的遺屍！

(三月三日)

第 十 七 首

我苦醉了終宵，我也苦睡了終宵，
無端地又牽惹了一天的煩惱——
啊，姑娘呀，不料你晨來却早！

見你面，便禁不着向你相告：
啊，我昨宵是真真醉了！”

，你回答我的呀，那嫣然一笑！

我把行期改到了明朝，
專是爲的你呀，你知不知道？
我的癡心，嚶，實想在西湖終老。

月輪對着梅花有如濶的懷抱，
欲訴，又礙着星星作擾。
如今是花信已遙，月也瘦了。

（三月四日晨）

第十八首

我看她這回的來信
少稱了幾聲“先生”，
啊，我可愛的呀，我的生命，
我謝你把我未當老人！

我雖然早生了十年，
我的青春縱去也還未遠，
去年開罷了的薔薇花

還得在今年再見。

我的花要永遠爲你暢開，
我常住的青春已經再來，
我不稀罕他詩聖們的襟懷，
我也不嘆訴我的生淪苦海。

啊，我的生命呀，我的可愛，
我的心花要永遠爲你暢開。
你少稱了我幾聲“先生”呀，
啊，我是嚙，多麼愉快！

（三月五日午）

第十九首

我同時放出的傳書鴿子一雙，
雄的已經飛回，雌的却無影響。

她是在長途中遇着了鷹雕？
還是誤飛到何處的荒島？

我遣她去取個夢的畫圖，

她可是在夢中迷了歸路？

噯，我安得她是她的哥哥，
他愛我，她却不肯愛我。

（三月七日午刻）

第二十首

有一封掛號的信件來了，
我以為是她的相片寄到，
啊，却原來有人請圖醉飽。
啊，我只好向我自己冷嘲，

接信時是那樣的呀心跳，
見信後又這般的呀無聊。
樂園在一瞬之間坍塌掉，
啊，我只好向我自己冷嘲。

（三月七日黃昏）

第二十一首

（227）

我看她的來信呀，
有一個天大的轉徙：
前回是聲聲「先生」，
這回是聲聲「你」。

啊，「你」！啊，「你」！啊，「你」！
這其中含蓄着多麼親意！
只這點已經是令人心疼，
更何況還贈了梅花一枝！

我把她比成梅花，
寄送了一首詩去，
她却是贈我一枝梅花，
還問我歡不歡喜！

她說她喜歡我的新詩
不知她是曾否會意？
她贈我的這枝梅花，
是花呢，還是她自己？

（三月九日午）

第二十二首

梅花的色已褪了，
梅花的香已微了，
我等她的第三函，
却至今還不見到。

郵差過了兩遍了，
送來了些東邦的時報，
這樣無聊的報章，
我有甚麼呀看的必要！

我每次私自開緘，
吮吸這梅花的香氣；
我怕這香氣消時，
我的心是已經焦死。

我繙讀些古人的戀詩
都像我心中的話語，
我心中有話難言，
言出時又這般鄙俚！

啊，春風哟，你是那樣的芬菲，

你吹來鄰舍的蘭香清微，
我却不能呀吹出一首好詩，
詠出她豐腴的靜美。

我畢竟是已到中年，
怎麼也難有欲滴的新鮮。
也難怪她不肯再寫信來，
翩飛的粉蝶兒誰向枯澗？

（三月九日午）

第二十三首

我又提心地等了半天，
時或在樓頭孤睡，
時或在室中盤旋。

她寫信是慣在星期，
今天是該信到時，
我的希望呀已經半死！

郵差已送了三封信來，
但她的却是不在，

這個啞謎兒真費尋猜！

或許是掛號費時，
我還得平心地等到夜裏，
但這如年的辰光如何度去？

我讀書也沒有心腸。
那更有閑情去再做文章？
啊，你是苦殺了我呀，姑娘！

也難得你有那樣的冰心，
你的心怕比冰還堅冷。
馳盪的春風盪，你是徒自芬溫！

我明知你是不會愛我，
但我也沒可奈何：
天牢中的死囚也有時唱唱情歌。

像這樣風和日暖的辰光
正好到郊原裏去狂傾春釀
啊，我的四周呀，但已築就了險峻的高牆。

我的心機沉抑到了九泉，
連你信中的梅花也不敢再去啓驗，
牠那樣絲微的餘香太苦刺了我的心尖。

人生終是這樣的糊塗，
盼得春來，又要把春辜負，
啊，有酒，你爲甚麼總怕提壺？

偶爾有甚麼聲絲，
總疑是郵差又至，
我一刻要受千遍的詐欺。

我想來真是癡愚，
等封信來又有甚麼意思？
啊，我也實在呀沒有法子！

（三月十日年後）

第二十四首

春風啣，我謝你，謝你！
這無限的苦情
也是你給我的厚賜。
我坐看着這瓶裏的梅枝

漸漸地，漸漸地，向我枯死。

我到此還說甚麼，
這無限的苦情
我把牠在心頭緊鎖，
我也止住了我的哀歌，
要看牠究竟把我如何！

（三月十一日午後）

第二十五首

新鮮的葡萄酒漿
變成了一瓶苦汁，
姑娘哟，我謝你厚情，
這都是你賜我的。

人如要說我癡愚，
我真是癡愚到底，
我在這曠莽的沙漠裏面，
想尋滴清潔的泉澍。

我新種的一株薔薇，
嫩芽兒已漸漸瘦了，
別人家看見我的容顏，
都說是異常枯槁。

我是怎得呀不枯，不瘦？
我悶飲着這盈盈的一瓶苦酒。
啊，我這點無憑的生命喲，
怕已捱不到今年的初秋。

（三月十五日秋）

第二十六首

啊，是我自己呀把她誤解，
她是忙着試驗呀纔沒有信來。
她的來信這回是分外蔥蘢，
她的熱情微微像春風閃動。

她說是詩人最真，
要像我才算是一個詩人。
她說是我年紀雖然大些，
但還是一個孩子。

她說是她望我做她哥哥，
她真的要我做我的妹妹；
啊，姑娘，你就做我的媽媽，
你也是些兒無愧！

她樂意做司春的女神，
好完成我的新詩，
但她又謙遜一回，
說她是一點也不知道的女兒。

啊，女兒，妹妹，母親，
我想叫你呀千聲萬聲！
我真是幸福到可以死了，
我的信還虧你爲我保存！

啊，我的心，你又在痛些甚麼？
你是不是因爲做了哥哥？
這哥哥却是有些難做呀，
你知道麼？不知道麼？

（三月十五日夜）

第二十七首

沉深的地獄化成了天堂，
我的妹妹哟，我的姑娘！
啊，晚風是這樣的清香，
無聲的音樂在空中盪漾，
歡笑笑滿了我的玻窗，
鄰舍的時鐘也發出悠揚的聲響。
一瞬化爲了久長，
無限的哀情已不知逃向何方。
啊，姑娘哟，我的姑娘！
我的姑娘哟，我的女王！
沉深的地獄化成了天堂！

（三月十五日夜）

首二十八第

我憑依着南窗遠望，
西方的天際一抹斜陽，
那兒是薔薇花的故鄉，

那兒有金色的明星徜徉。

晚風哟，你是這樣的清涼，
少時頃你會吹到那西湖邊上，
你假如遇着了我那姑娘，
你請道我呀平安無恙。

（三月十六時暮）

第二十九首

我又等了呀許久，許久！
你說你無論怎麼事忙，
也要寫給我一行，兩行。
你怎麼又不肯遵守？

你是要等到夜深纔寫？
你是怕在人的面前，
使你的心情被人看見？
或者你還是要等到星期？

我心想到西湖的計畫，
我現在已決心拋棄，
我怕的是見了你時，
我們的心情反要破卦。

你贈我的梅花已經枯了，
我暗暗地生出了幾分哀想；
幸好有裊裊的餘香
到如今還未盡消。

啊，人是同這梅花一樣！
縱使是臨到春來，
又贏得一番的花開，
但我試問是誰能久長？

姑娘呀，你既是我司春
爲甚又吝惜你的和風，
使我常常地被冰霜抱擁，
開不出繁茂的花英？

這無限的焦情向誰解道？
我整日地翹望着遠方，

我翹望着我心愛的姑娘
啊，我是怎能呀化隻飛鳥？

（三月二十日晨）

第三十首

我的心機是這般戰慄，
我感覺着我的追求是不可追求的
我在和夸父一樣追逐太陽，
我在和李白一樣撈取月光，
我坐看着我的身心刻刻地淪亡。
啊，已經着了火的枯原呀，
不知要燃到幾時！
風是不息地狂吹，天又不雨，
已經着了火的枯原呀，
不知要燃到幾時！

（三月二十日午）

第三十一首

我已成瘋狂的海洋，
她却是冷靜的月光：

（289）

她明明是在我的心中，
却高高掛天上，
我不息地伸手抓拿，
却只生出些悲哀的空響。

(三月二十日午)

第三十二首

看看快到星期了，
寫信的好呢？不寫的好？
我想問她個理由：
爲甚要使我這般難受？
有人墮在海中了，
她却是旁觀袖手。
是春光爛漫的時候，
我想向海外逃走，
逃到那東邦的櫻花樹下，
喝盡我最後的一尊苦酒。
歌德的惹仁海車
我的西湖，
回想起寶叔山上的攀援，
好像是隔了千年的懷古。

啊，那時的幸福樂！

那時的歡娛！

（三月二十八日晨）

第三十三首

月缺還能復圓，
花謝還能復開，
已往的歡娛
永不再來。

她的手，我的手，
已經接觸久，
她的口，我的口，
幾時纔能夠？

（三月二十日晨）

第三十四首

我想從她的信中尋出一個字，
不是「喜歡」也不是「樂意」；

（241）

啊，這個字！這個字！
這是天地萬物的開始！

這個字不待倉聖的造就。
也不用在字書裏去尋求，
這個字要如樹上的梅花，
自由地開出她的心頭。

這個字是蘇生我的靈符，
也會是射死我的弓弩，
我假如尋出了這個字時，
我會成爲個第二的耶蘇。

（三月二十日午）

第三十五首

得隴而望蜀，
我的靈魂喲，你是太不知足！
她已經叫你哥哥，
你還要教她怎麼？
啊，你怎麼這般隱痛喲，

我的心窩！

「哥哥哟，我寫信時，
便這樣叫你，
以後見你面時，
也要這樣叫你，
你說好不好呢？」

啊，好却又有甚麼不好，
只是在這個稱謂之中
總像是有些缺少。

「我很歡喜
真的做了你的妹妹，
我也希望你
永遠地
把我看做你的妹妹。」

啊，姑娘哟，我豈止把你看做我的妹妹？
你的信已經成了我的靈魂，
我的靈魂已經為你焦死，
你却只「真的」做我的妹妹。

啊，眼淚嚙，你又潛潛欲墜！
你何不倒向心流，
熄盡我胸中的焦火！
淹死我這個無謂的哥哥！

（三月二十三日）

第三十六首

我請求她的照片，
她不肯應我的請求，
她教我等到將來
她說她現在沒有。

她說她等到將來，
如有了好的照片，
她定要寄我一張，
永遠地做我紀念。

啊，有了又何必要好；
你教我等到將來，
是不是要等到天荒地老？

縱等到地老天荒我也不能忘懷，
你縱使是不愛我呀，
你總不能禁止我沒把你愛！

（三月二十四日傍晚）

第三十七首

她把我寫給她的信件
轉示了她的哥哥，
可笑的她的哥哥
却反轉說我幸福，

他說他純潔的妹妹，
原值得偉大的詩人讚美，
他許我以後自由，
他是決不呀從中作壘。

啊，你真是好個哥哥，
但怎奈她不愛我？
我雖然也是一個詩人，

但怎奈不是偉大的一個？

我其實希望你從中作壘，
那是證明她已經開了心扉，
你縱築就道萬仞的高牆，
你却怎麼呀能把愛潮擋退！

啊，海水盪着地球，
地球是永遠不動！
波震着的我的心嚙，
你是只有呀終天的永痛！

（三月二十四日晚）

第三十八首

啊，姑娘的，我是愛你，
比愛我自身的妹妹還要強烈，
你想來是早已知道，
你不會是不知道的。

但你總冷冷清清，

決不會說到這件事來，
假如你明說是不愛我時，
也還有一個‘愛’字存在。

啊，你何苦定要那樣牽延，
使我如油鍋上的螞蟻旋轉？
我望你大開你的心門，
你到底是敢也不敢？

我想你深邃的心中
斷不會只有一枝枯花，
我想你受着春風的愛種
斷不會永不抽芽。

你假如是全不愛我，
何苦又叫我哥哥？
你假如是有些愛我，
何苦又只叫哥哥？

像這樣半冷不溫，
實在是令人難受。
我與其喝碗豆漿，

我情願喝杯毒酒。

要冷你就冷如堅冰，
要熱你就熱到沸騰，
我縱橫是已經焦死，
你冰也冰不到我的寸心。

好罷你究竟是怎麼心腸，
你請放着胆兒呀向我明講！
我是並不怕你說不愛我的，
你大胆的講罷，我的姑娘！

（三月二十四日夜）

第三十九首

我羨你青年臉上的紅霞，
我羨你沉醉春風的桃花，
我怨你怪不容情的明鏡呀，
我見你便只好徒傷老大。

啊，我這眼畔的皺紋！
啊，我這臉上的灰青！

我昨天還好像是個少年，
却怎麼便到了這樣的頹齡，

啊；我假如再遲生幾時，
她或許會生她的愛意。
我與其聽她叫我哥哥，
我寧肯聽她叫我弟弟。

不可再來的青春哟，啊，
你已被吹到荒郊了。
不肯容情的明鏡哟，啊，
你何苦定要向我冷嘲！

（三月二十七日夜）

第四十首

我自家掘就了一個深坑，
我自家走到這坑底橫陳，
我把了些砂石來自行掩埋，
我那知有人來在我屍頭蹂躪。

他剝去了我身上的一件屍衣，

他穿去會我那殺死的愛人，
我待癒的心傷又被春風吹破，
我冰冷冷地睡在墓中痛醒。

（三月二十八日夜）

第四十一首

空剩着你贈我的殘花一枝，
掩護在我的心頭已經枯死。
到如今我纔知你贈花的原由，
却原來纔是你贈我的奠禮。

（三月二十五日）

第四十二首

昨夜裏臨到了黎明時分，
我看見她最後的一封信來，
那信裏夾着有許多的空行，
我讀時感覺着異常驚怪。

她說道：「哥哥嘍，你在……
啊，其實呀，我也是在……」

我所以總不肯說出口來，
是因爲我深怕使你悲哀。

到如今你既是那麼煩惱，
哥哥喲，我不妨直率地對你相告：「
我今後は已經矢志獨身，
這是我對你的唯一的酬報……」

啊，可惜我還不會把信看完，
意外的歡娛驚啓了我的夢眼；
我醒來向我的四周看時，
一個破了的花瓶倒在墓前。

(三月三十日晨)

巨砲之教訓

博多灣的岸上，
十里松原的林邊，
有兩尊俄羅斯的巨砲，
幽囚在這十有餘年，
正對着西比利亞的天郊，
比着肩兒遙遙望遠。

我戴着春日的和光，
來在他們的面前，
橫陳在碧蔭深處，
低着聲兒向着他們談天。

『幽囚着的朋友們呀。
你們真是可憐！
你們的眼兒恐怕已經望穿？
你們的心中恐怕還有烟火在燃？』

你們怨不怨恨尼古拉斯，
懺不懺悔窮兵黷戰？
思不思念故鄉？
想不想望歸返？』

『幽囚着的朋友們呀，
你們爲甚麼都把面皮紅着？
你們還是羞？
你們還是怒？
你們的故鄉早已改換了從前的故步。
你們往日的冤家，
卻又闖進了你們的開庭大肆屠痛，
可憐你們西比利亞的同胞
於今正血流標杵。
……………』

我對着他們的話兒還未道全，
清涼的海風吹來了些睡眠，
輕輕地吻着我的眉尖。
我剛纔垂下眼簾，
有兩個奇異的人形前來相見：
一個好像托爾斯泰，
一個好像列寧，

一個漲着無限的悲哀，
一個凝着堅毅的決心。

『托爾斯泰呀，哦！
你在這光天化日之中，
可有甚麼好話教我？』

『年輕的朋友呀，你可好？
我愛你是中國人。

我愛你們中國的墨與老。

他們一個教人兼愛，節用，非爭；
一個倡道慈，儉，不敢先的三寶。

一個尊「天」，一個講「道」。

據我想來，天便是道！』

『哦，你的意見真是好！』

『你還想全世界便是我們的家庭，

全人類都是我們的同胞。

我主張樸素，慈愛的生涯；

我主張克己，無抗的信條。

也不要法庭，

也不要囚牢，

也不要軍人，

也不要外交。

一切的人能如農民一樣最好！』

『哦，你的意見真是好！』

『唉！我可憐這島邦的國民，
眼見太小！

他們祇知道譯讀我的糟糠，
不知道率循我的大道。

他們就好像一羣猩猩，
祇好學着人的聲音叫叫！

他們就好像一羣瘋了的狗兒，
垂着涎，張着嘴，
到處逢人亂咬！』

『同胞！同胞！同胞！』

列寧先生卻祇在一旁酣叫，

『爲階級消滅而戰喲！

爲民族解放而戰喲！

爲社會改造而戰喲！

至高的理想祇在農勞！

最終的勝利總在吾曹！

同胞！同胞！同胞！……』

他這霹靂的幾聲，

把我從夢中驚醒了。

(一九二〇年四月初間作)



匪徒頌

匪徒有真有假。

莊子胠篋篇裏說：「故盜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像這樣身行五搶六奪，口談忠孝節義的匪徒是假的。照實說來。

他們實在是軍神武聖的標本。

物各從其類，這樣的假匪徒早有我國的軍神武聖們和外國的軍神武聖們讚美了。小區區非聖非神，一介「學匪」，祇好將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們來讚美一番罷。

(一)

反抗王政的罪魁，敢行稱亂的克倫威爾呀！
私行割據的草寇 抗糧拒稅的華盛頓呀！

圖謀恢復的頑民，死有餘辜的黎塞爾呀！

西北南東去來今，

一切政治革命的匪徒們呀！

萬歲！萬歲！萬歲！

(二)

發現階級鬥爭的謬論，窮而無賴的馬克斯呀！

不能克紹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爾斯呀！

亙古的大盜，實行共產主義的列寧呀！

西北南東去來今，

一切社會革命的匪徒們呀！

萬歲！萬歲！萬歲！

(三)

反抗婆羅門的妙諦，倡導涅槃邪說的釋迦牟尼呀！

兼愛無父，禽獸一樣的墨家鉅子呀！

反抗法王的天啓，開創邪宗的馬丁路德呀！

西北南東去來今，

一切宗教革命的匪徒們呀！

萬歲！萬歲！萬歲！

(四)

倡導太陽系統的妖魔，離經畔道的哥柏黎呀！
倡導人猿同祖的畜生，毀宗謗祖的達爾文呀！
倡導超人哲學的瘋癲，欺神滅像的尼采呀！
西北南東去來今，

一切學說革命的匪徒們呀！

萬歲！萬歲！萬歲！

(五)

反抗古典三昧的藝風，醜態百出的羅丹呀！
反抗王道堂皇的詩風，饕餮粗笨的恢鐵莽呀！
反抗貴族神聖的文風，不得善終的托爾斯泰呀！
西北南東去來今，

一切文藝革命的匪徒們呀！

萬歲！萬歲！萬歲！

(六)

不安本分的野蠻人，教人「返自然」的盧梭呀！
不修邊幅的無賴漢，擅與惡疾兒童共寢的丕時大羅啓
呀！

不受約束的亡國奴，私建自然學園的泰戈爾呀！
西北南東去來今，

一切教育革命的匪徒們呀！

萬歲！萬歲！萬歲！

（一九一九年年末作）



伯夷這樣歌唱

伯夷不願做孤竹的國君逃往首陽，
他路過渤海之濱放聲地這樣歌唱。

—— ——— ———
啊啊，寥寂莊嚴的靈境，
這般地雄渾，坦盪，清明！
地上是百花燦爛的郊原，
眼前是原始的林木蕭森；

無邊的大海璀璨在太陽光中，
五色的慶雲在那波間浮動：
哦哦，天際簇湧着的雲峯喲，
那是自由的歡歌，簫韶的九弄！

我塵寰中三十年的囚傭，
我於今纔得解放了五官的閉塞，
我俯仰在天地之間呼吸乾元，

造化的精神在我胸中潰湧！

三十年來的新我方慶誕生，

三十年前的生涯真如一夢！

啊啊，我回顧那墮落了的人寰，
我還禁不住憤怒重重，痛定思痛。

那兒是刑政因襲的鐵獄銅籠，
那兒有險狠，陰賊，貪婪，湧聚如蜂。
毒蛇猛獸之羣在人上爭博雌雄，
奴顏婢膝者流在膿血之間爭寵。

啊啊，原人的純潔，原人的真誠，
是幾時便那樣地消磨罄盡？
我如今離開了那罪和不幸之門，
我可在這高天大地之中瞑目而殞。

啊啊，我自從離開了孤竹，計算起來，晝夜已交
替了十次。

我隨着遼河南下，終竟到了這寥無人跡的境地，
我逃人如像逃影一般，終竟到了這寥無人跡的境
地！

我幼時所景仰，所渴念，所縈夢的大海，
如今浮泛着五色的慶雲在眼前展開，
我好像置身在唐虞時代。
在那時代的自由純潔的原人，
都好像從岩邊天際向我笑迎。
啊，我此刻真是榮幸！

我的周遭沒一樣不是新奇的現象：
我頭上穹窿着的蒼天，燃燒着的太陽，
我脚下淨凝着的大地，生動着的太荒。
啊，我污池中的白蓮，如今纔移根在玉液瓊漿！

我回想唐虞以前的人類，那是何等自由，純潔，
高邁！

他們是沒有物我的區分，沒有國族的境界，
他們與其受人爵祿，寧肯負石投河，
如今呢？啊，如今的人類是草菅人命動輒即用干
戈！

墮落了的人類喲！不可挽救的人類喲！
可那不是同受高天厚地的載幃，浩氣的嘯息，原
人血液的流灌？

那怎墮落成這樣一個私慾的集團，這樣一個如牛

馬屎的集團？

歸究起來，還是要怪那萬惡不赦的夏啓！
一切的罪惡和不幸的根芽都是從他那家天下的制
度種下，

是他，是他，是他，是他把我們人類濁化！

啊啊，你萬惡不赦的夏啓呀！

我們古人本是沒有國家，本是沒有君長，
偶爾應時勢的要求，

纔由多數人民選出個賢者在上。

伏羲之後不知歷多少年代纔有神農，

神農之後又不知歷多少年代纔有黃帝，

他們何嘗是酒池肉林瓊臺玉食的專擅魔王？

他們不過是我們古人的看牛的牧夫，

耕地的傭人；縫衣製車的工匠。

唐虞時代洪水橫流。

便是治水有功的你的父親，

也不過是我們古人選出的治水的工頭。

纔不幸他生了你，

你不肖的兒子喲，你萬惡不赦的夏啓！

你敢在公有的天下中創下家天下的制度。

你擅自捏造個人形的上帝頂在頭顱。

你說天下是上帝傳給你的父親，
是你夏家的私有財產，
該你傳子傳孫，該你分封功臣，
由你把整潔的寰中縱橫宰斫。
你說你是萬民的父母，你是上帝的化身，
該你作福作威，壽天人的生命。
到如今你的血食何存？
你徒使後人效尤，
製出了許多禮教，許多條文，
種下了無窮無際的罪和不幸。
啊，你私產制度的遺恩！
你偶像創造的遺恩！
比那洪水的毒威還要劇甚！
慘毒的洪水怎不曾把個呱呱墮地的嬰兒，
你生在塗山未曾毒禍人類的嬰兒，
從人類的命運之中解救了去？

啊，滔滔不盡的夏啓的追隨者喲！
人類的禍災是萬劫不能解救！
我在這高天厚地之中發誓宣明。
我祇能離羣索居，獨善吾身！
你們窘困在刑政積威之下的人們喲，

囚籠中的小鳥還想飛返山林，
叢池中的魚鱗還想逃回大海。
你們如不甘那樣的奴隸生涯，
你們還請在這獨善的大道上大膽徘徊！
你們躊躇在牢獄之中還嫌身太自由，
你們頂戴着暴君還要供獻羔羊春酒，
你們男耕女織替他衣食爪牙，
你們獻稅納租向着蝗蟲求報，
你們養虎自斃，作繭自纏，
你們步着死路的屠羊，爲甚帖耳不返！

可憐無告的人類喲！
他們教你柔順，教你忠誠，
教你尊崇名分，教你犧牲，
教你如此便是禮數，如此便是文明；
我教你們快把那虛偽的人皮剝盡！
你們回到這自然中來，
過度純粹赤裸的野獸生涯，
比在囚牢之中做人還勝！
宇宙中有不盡的資源，
我們各盡所能足以孳乳生生；
我們各有理性天良足以扶柔濟困；

我們何有於君長刑政？何有於禮教文明？
可憐無告的人們喲！快醒！快醒！
我在這自然之中，在這獨善的大道之中，
高唱着人性的凱旋之歌，表示歡迎！

伯夷不願做孤竹的國君逃往首陽，
他路過渤海之濱放聲地這樣歌唱。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三日作)

(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修改)

上海印象

我從夢中驚醒了！

Dis-illusion的悲哀喲！

遊閑的屍，

淫囂的肉，

長的男袍

短的女袖，

滿目都是骷髏，

滿街都是靈柩，

亂闖，

亂走。

我的眼兒淚流，

我的心兒作嘔。

我從夢中驚醒了。

Dis-illusion的悲哀喲！

（四月四日）

吳淞堤上

一道長堤

隔就了兩個世界。

堤內是中世紀的風光，

堤外是未來派的血海。

可怕的血海，

混沌的血海，

白骨翻瀾的血海，

鬼哭神號的血海，

慘黃的太陽照臨着在。

這是世界末日的光景，

大陸，陸沉了麼！



東周時代

· 一輯之一 ·
論文集

序
先秦天道觀之進展
周易之製作時代
由周代農事詩論到周代社會
駁說儒
墨子思想
公孫尼子其音樂與理論
述吳起
老聃、關尹、環淵
宋鉞尹文遺著考
韓非「初見秦」一篇發微
秦楚之際的儒者
青銅器時代
附錄
「兩周金文辭大系」序說
周代彝銘進化觀
彝器形象學試探
後敘

十批判書

· 一輯之二 ·
論文集

一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二 孔墨的批判
三 儒家八派的批判
四 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
五 莊子的批判
六 荀子的批判
七 名辯思潮的批判
八 前期法家的批判
九 韓非子的批判
十 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
後記
我怎樣寫「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

羣益出版社刊行

郭沫若文集第一輯



輯一之七

孤

• 劇史歷

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四，是高漸離擊筑刺秦王為荆軻復仇之故事。



輯一之八

孤兒

• 劇史歷

四幕歷史悲劇，以明朝末年時雲南為背景，取材自新元史梁玉傳史實。



輯一之九

南冠草

• 劇史歷

五幕歷史劇，清順治年間「神童」夏完淳之故事。



輯一之十

波

• 集文散

包括一九四一年以後之散文集，計金剛坡等十三篇。





一輯之三

屈原研究

• 論文集

包括屈原身世及其作品，屈原時代，屈原思想，離騷今譯四篇。



一輯之四

索婁之花

• 歷史劇

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一，是聶政聶嫫刺韓國丞相以抗秦之故事。



一輯之五

屈原

• 歷史劇

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二，是屈原被讒屈辱亡命之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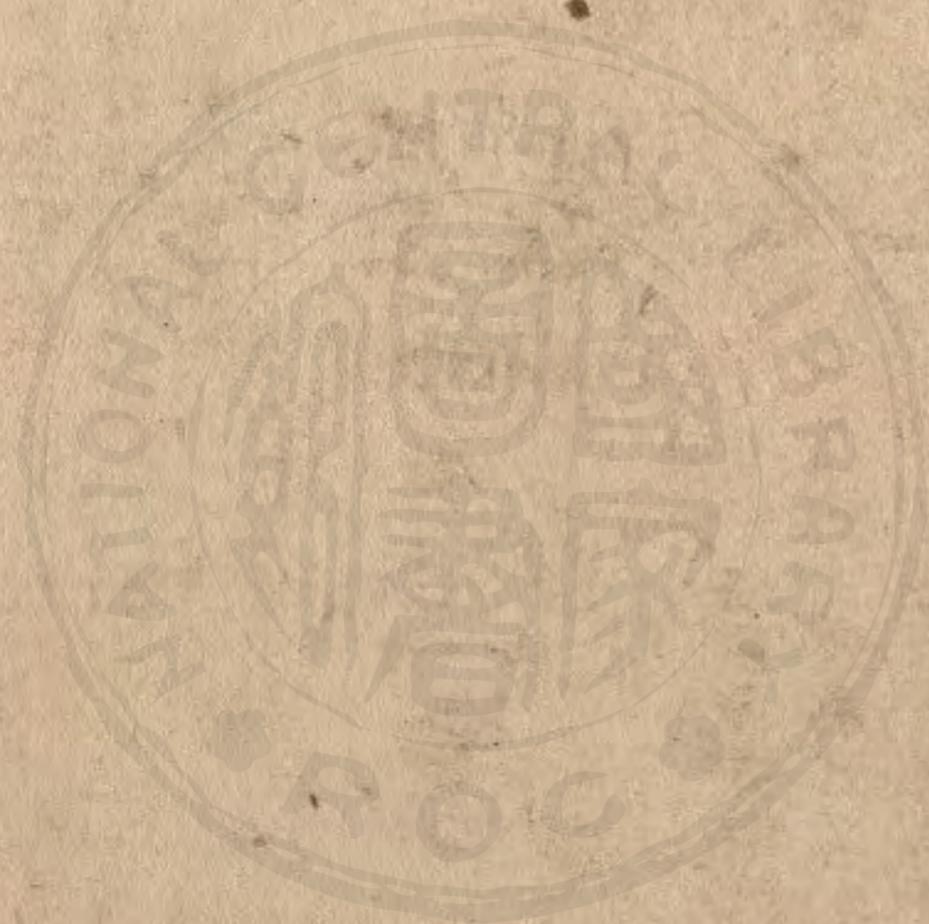
一輯之六

符虎

• 歷史劇

春秋戰國時代四大悲劇之三，取材自信陵君竊符救趙之史實。





沫若前期詩集之一

鳳

凰



刊 行 者

羣 益 出 版 社

總 發 行

羣 益 · 海 燕 · 雲 海

上 海 聯 合 發 行 所

地 址

上 海 山 陰 路 恒 豐 里 77 號

電 話 (0 二) 六 一 七 八 五

刊 行 期

三 十 六 年 三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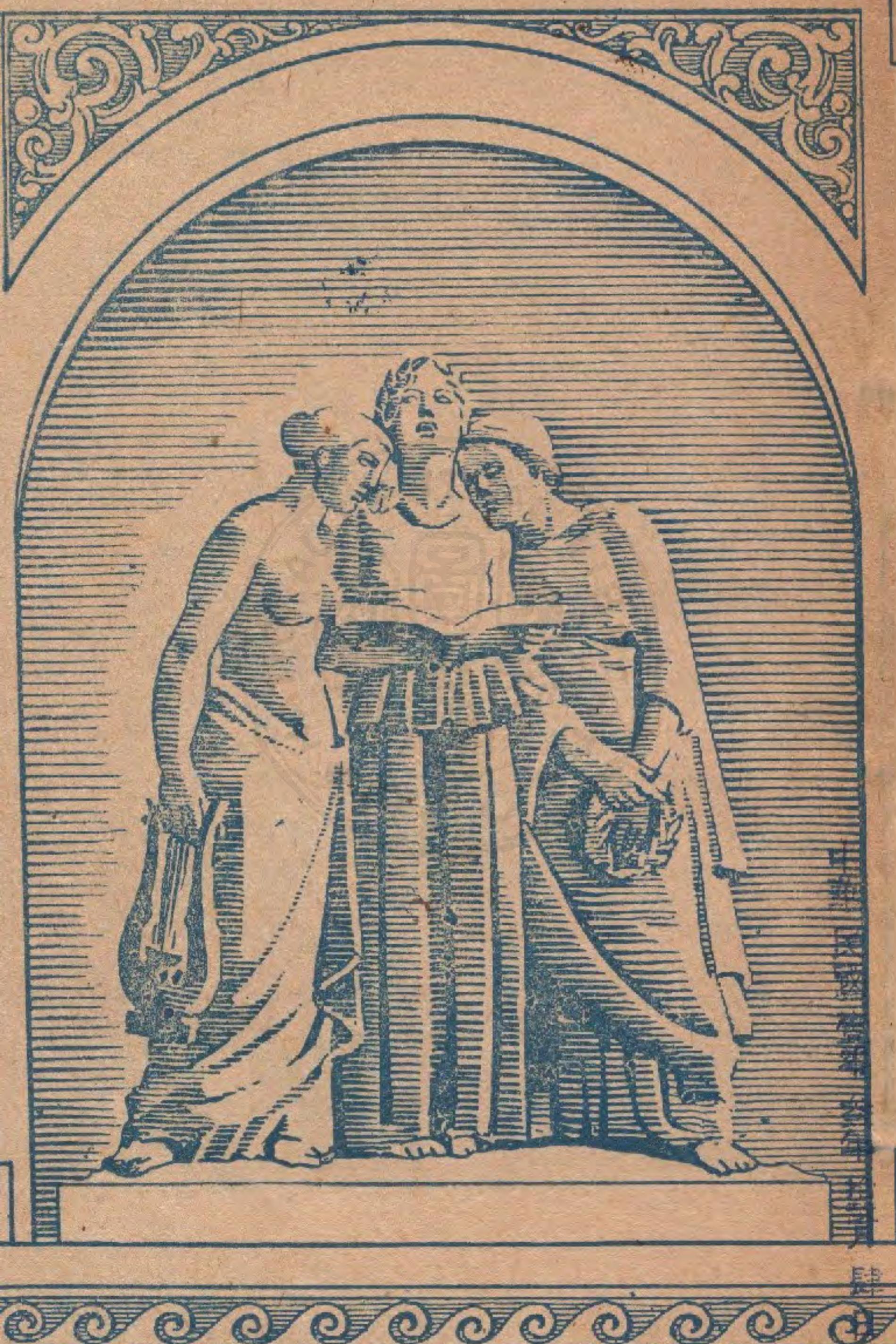
· 有 版 權 ·

滬 (1-1500) 羣 (1024)

文 集 (0012)



1242





法務部調查局



025048

